

邊事研究

第六卷 第三期

邊事研究 第六卷 第三期 目錄

我持焦土抗戰之決心木屐兒或有悔禍之日

懷瑾

中日民族戰爭之開始

余任民

蘇聯對於華北局勢的觀察

侵略狂熱中之日本國際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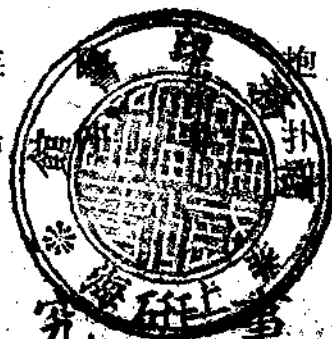
遠東各帝國主義之對立現象

蘇聯社會經濟建設的電氣化

日本人民戰線論之批判

日「滿」一體經濟政策的檢討

抗戰血痕



梅 霖
雨 生
呂 方
編 者

南京邊事研究會發行

本刊重要啓事

刻因暴日肆虐擴大戰區紙張來源斷絕前經文化界抗敵後援會召集各雜誌社談話一致商決暫爲縮小篇幅一俟時局平靖再爲恢復原狀諸希公鑒此啓

本刊啓事

刻因強鄰入寇抗戰關係國族之存亡至爲重要本刊一月邊訊暫停改爲抗戰血痕一俟時局平靜再爲恢復原狀此啓

我持焦士抗戰之決心木屐兒或有悔禍之日

懷瑾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至平津失陷，淞滬喋血以來，爲時兩月，全國抗戰情緒熱度，達於沸點，各將領相率蒞京，擁護領袖主張，共謀救亡大計，此種現象，誠數十年來所僅見，茲戰幕已揭，吾人如不願甘作牛馬奴隸，受其鞭撻宰割，當各盡所能，以保障我五千年之祖宗廬墓，與億萬世之子孫命運，茲以管見所及，申論如次：

暴日軍部拂逆其國內元老重臣政黨財閥資本家及一般民衆之公意，圖欺瞞一時，解除其國內之矛盾，故利於縮小區域，從速決戰，我若全國一致，持久抗戰，則吾人不難想像暴日所遭受不可思議之後果！

在中日戰爭持續之狀態下，其對我經濟關係必然惡化；如對我貿易之停頓，華北及華南日本紡織業及其他中小企業之繼續困難，中國沿岸及揚子江流域日商水運之中斷，蓋我對日貨排斥及妨害日本人之事業，此爲當然之事，揚子江沿岸各埠粵魯閩各海岸大埠日僑掃數回國，并據二十四日上海電，日對我貿易停頓，已損失達四萬萬餘元，此卽其例證（漢口青島日商撤退有流淚者），北平雖爲暴日軍強佔，而英美公使團仍未卽許其自由支配，故以如此之結果，驟失去唯一偌大之市場，當必增加入超，稅源竭絕。

暴日現已軍費浩大，其增稅及增發公債已成不免之事實，據八月十二日，歸國留日學生在上海發表談話：

「現聞日本華北事變費，已增至七萬萬元，故現在日本經濟已漸現窘態，物價高漲，超出二倍，即日本最普遍之洗澡，雖民衆反對而亦竟加價，故明年預算萬難平衡」，更據「路透電九月四日，特別議會所提出關於中日衝突之第三次追加預算其數字爲二十億二千四百餘萬圓」誠屬可觀

至於公債已不易銷行，如一旦再增發，勢必消化困難，如加以強制，則必致民怨沸騰，尤其在台灣朝鮮等處之增稅，已有顯然之不穩現象發生。

以如此之情形，而更招致對外匯兌低落，勢必貿易統制與集中資金以爲調節，而物價無論軍需品普通品皆有必然高漲之趨勢，金屬物棉花羊毛等固然高漲，米麥關於民食之必需物，恐更有不可思議者，因其先天既不足不能自給自足，且因軍需的不斷積儲，當較現在水平程度之加高，於是非走價格公定，消費統制之途不可。

暴日軍隊源源增派，強旺之壯丁被吸收於軍事方面，形成其國內勞動力之減少，於是必須之生產機構不能維持，影響於產業之能率。如以女子代男人，而重工業及化學工業方面，此爲不易辦到之事，且因勞力缺乏，賃銀騰貴，於是生產費高，消費激增，雙方更促成物價上漲社會不安之現象，價格統制愈益困難，如其放任，則輸出破產，至是，其國與民之痛苦

爲何如耶。

至於國際方面，國聯固然軟弱無能，歐洲列強亦因正多事之秋自顧不暇，似無有對日仗義執言之勇氣，暫取旁觀態度，但列強對於暴日行動，其中心之不快、不難想像得之，其所以旁觀，並非承認暴日行動，若果暴日超過某種程度，將遭遇與德國同樣之結果，此固必至之事。觀乎英大使許閣森被日機轟炸英國輿論譁然均主嚴厲之制裁即可知也。

此種情形暴日亦自知之，故急欲以重兵器飛機唐克圖一戰而勝，以解除國內之矛盾，及國際之顧慮，但我若全國一致，持久抗戰，則勝負之數，彼此必有出入，若吾人不驕不餒，更進一步抱犧牲之決心，凡暴日兵力所到之處，我勝固可殲滅其暴力，敗則移其民衆於內地，所有糧食房舍付之一炬，決不留一絲一粟以資敵，以堅壁清野之法對之，同時以利害相同之關係，約蘇聯此時以陸空軍拊日僞之背，并由海參威以空軍威力轟炸東京大阪神戶等政治經濟中心區域，則暴日國內之民心，必大爲動搖，輿情必當有轉變，而軍部亦不得不放棄躡武政策，至此暴日或有悔禍之日，否則曠日持久寇我之軍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國際上均必歸於失敗，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此吾人不用懷疑者！

日本在我華北五省及綏蒙一帶特務機關如次

地名	隸屬軍部
北平	華北駐屯軍
天津	華北駐屯軍
又	偽滿兩國
又	關東軍部
通州	關東軍部
又	華北駐屯軍
山海關	關東軍部
濟南	華北駐屯軍
青島	華北駐屯軍
太原	華北駐屯軍
歸綏	華北駐屯軍

地名	隸屬軍部
張家口	華北駐屯軍
張北	關東軍部
嘉卜寺	關東軍部
多倫	關東軍部
額濟納	關東軍部
平涼	關東軍部
青海	關東軍部
以下海軍方正	
天津	旅順要港部
青島	第三遣外艦隊
北平	北平大使館

中日民族戰爭之開始

余任民

世界一切戰爭，大體可分爲二類：一、爲國內戰爭，

一、爲民族戰爭，國內戰爭，是由同一民族內之個人，各懷倡霸稱尊之野心，因意氣，利害，地盤，種種之衝突，遂致演成戰爭，其結果，徒戕賊同胞，燬滅公益，甚至因此召外侮，速國家於危亡。故內戰實是斷喪國運，爲世間最可恥之事件。至於民族戰爭則不同，就是兩個國土相異血統相異之民族，因利害之衝突，而至引起戰爭。或其中有一個兵力較強，行爲較野蠻，動輒以霸者自居之民族，於對鄰近之其他民族，爲佔領其土地，攘奪其經濟利益之故，不惜擺出其獍獠面目，以相侵佔。被害之民族，若一任其自由進展，不加抵抗，勢必至淒微淩削，以抵滅亡！故爲保全民族之生存，維持民族之福利，傾全國國力從事抗戰，雖使富庶之區，變成焦土，親愛之同胞，暴尸中野，以至赤地數千里，流血成江河，亦乃正義所必趨，公理

所應爾，絲毫不容規避者。故民族戰爭，實爲神聖之戰爭，無上光榮之戰爭，吾人應不惜任何犧牲，傾全力以擁護支持，以期必勝！

我國最近二十餘年來，所有國家之力量，多耗費於內戰之中，致使日本得乘機入寇，每一思之，輒爲之累歎者竟日。迨本年七月七日夜，日軍蔑視國際公法，自由在蘆溝橋郊外演習，當收隊時，以缺少一兵爲藉口，要求立即率隊入宛平城搜查，我方以日軍無理取鬧，嚴加拒絕，八日晨三時二十分左右，日軍遂向宛平城發砲轟擊，衝鋒前進，我軍爲守衛國土故，即予還擊，雙方戰事，遂至揭開。嗣後中日軍衝突日趨激烈，範圍日見擴大，於是平津之戰，南口之戰，上海之戰，次第爆發，將來中日戰爭，更有向多方發展之趨勢，爲禍之慘烈，靡知止底，而偉大之民族戰爭，即由此展開！

此次中日戰爭全面之展開，決非九一八或一二八之情

形可比，亦非僅是日本軍閥對中國作無限侵佔之企圖，以樹立功勳，完成其少數人把持國政之策劃，乃係日本民族用暴力搶奪日本民族之生存地盤，即係中日兩民族作最後生存競爭之決鬪。換言之：即中華民族所有生息之地盤，若完全被日本民族搶奪以去，則中華民族，即有陷於滅亡之虞。反是；日本民族在我國所有一切侵略之領土與利益，全部為我民族所收回，日本民族在萬分狼狽之下，悄然退回三島，則所受政治上經濟上之打擊，必萬分嚴重，甚至不能立國，日本民族，必由此奄奄一息，等諸自懸於荒島。觀此，可知此次中日戰爭，實屬民族存亡關頭，吾人應當處之以萬分審慎之態度，奮勇直前，絕無返顧之決心，以求徹底之解決，則中華民族或能轉危為安。否則，若存一分苟安姑息之心，仍徘徊和戰之門，中途變志，竟墮前功，雖能舒喘息於俄頃，必致貽後患於無既，此為我國人應各自提撕警惕者！

然雖，中日戰爭自在上海爆發以來，我國各省重要都市，被日機之轟炸，已經數週，國人或有厭倦抗戰之一心，懷抱苟安求和之念，以糊塗一時。然此種恐日心情，

及貪圖目前苟安，自居弱國敗者之地位之態度，實為今日民族戰爭時期所不應具有者。茲為匡正此等人恐日之錯誤觀念故，擬先論目前日本之國勢，以明日本雖強國亦將達潰滅之期，次述我國人應持之態度，使知在此大民族戰爭中應走之途徑，而為恐日者進一解焉！

二

日本固然是遠東第一個強國，然日本所以稱強，係在甲午之戰，日俄之戰，日德之戰，連打幾個勝仗，國威就此振起。嗣後又得到相當和平時期之休養生息，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遂獲均等的充實的發達，由內部之健全，而至於外部之發揚，遂構成日本之黃金時代，為世界七大強國之一。雖然，日本此種黃金時代，即稱尊倡霸之今日，斷不能一成不變長久得維持其優勢，亦不能長此強上加強，如幾何級數之增進至於無限，日本之強盛，刻已達於飽和狀態，而衰頹之徵象，已環起於四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雖得佔據我東北四省，勢吞平津，威脅全華，從表面而觀，日本軍人之武功，不可不算是煊赫一時，然而從日本內質去分析，則禍亂相尋，危機百出，社會之

不安已次第增大，而國勢之進展却漸次中止，岌岌之勢，殆超越我國之上焉。

茲先從日本之政治而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六十七年之努力，政治秩序，業已趨於安定，而憲政制度，亦曾一度實現，此實日本政治上值得稱揚之一事。然自九一八事變後，行趨沒落之日本軍閥，因我國之不抵抗，塵手而得我東北四省，遂得揚其將燼之氣焰，而開日本軍閥獨裁政治之門徑。自茲以還，日本國內政局之不安，次第擴大，元老及有識之政治家，一再被戕，暗殺與暴亂，相繼發生，內閣短命，重臣無權，自明治維新以來六十七年所建築之政治秩序，至是乃起一根本之大搖動。加之右派所成立之國民陣綫，左派所成立之人民陣綫，到處明爭暗鬪，而共產主義之黨徒，亦復乘間秘密活動，冀達其社會革命之目的。故目前日本之國內政局，實處多事多難危機四伏之秋，決非平安無事可以優悠不迫而做侵略他人之工作者，此其一。

日本之經濟機能，積數十年之努力，大都已形成一個較安定鞏固之統一秩序。蓋日本一切經濟上之大權，均為

中日民族戰爭之開始

二井三菱安田久原住友大倉十數大財閥所把持，故國內外一切商工業投資，金融事業之經營，以及其他大小商工業公司，直接間接都受該十數大財閥之支配，而構成日本全國有組織之工業經濟機構網。且通都大邑僻地農村之居民，所有之金錢，大都儲存銀行，即各地之財富，均為各大小銀行所吸收，復變為融通資金，而投諸產業之經營。是以日本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金融經濟，以及國民所有之財富，俱已打成一片，而構成一個有嚴密組織之經濟秩序，故能運用靈活，生生不息，遂建築今日日本資本帝國之龐大勢力。此種穩定之經濟秩序，一日不破壞，則日本即一日不衰弱，日本之侵略活動，即一日不鬆手，而我國所受之欺凌壓迫，即一日不能解除。然欲破壞日本穩定之經濟秩序，決非普通事變及普通力量所能奏效，惟有內部之繼續發生急劇革命，尤以對外作大規模之國際戰爭，始足使日本之穩定經濟秩序，摧殘無遺。因為國際戰爭一經發動，則工業經濟與商業經濟所需要之和平安全，已經喪失，而營消化作用之外國市場，必多拋棄，市場縮小，則商品生產必須減少，利潤自微，失業必多。且國際戰爭延

長，軍費必無限增大，籌措之方，必藉增稅與增債，收入既少，支出增加，勢必苦累人民，誘起經濟之不安。况戰爭延長，死傷必多，勞力頓減，又足影響生產，削弱工商業之經濟增殖耶！故中日戰爭若延長至相當年月，日本有穩定秩序之經濟，必至發生根本搖動，而自即於崩潰，轉而誘起日本帝國之破滅，此其二。

日本自命爲世界七大強國之一，且以世界第一等國自詡，遂致目空一切，四出侵略，而引起國際之不安。自一九一八以來，日本被擠斥於國聯之外，替其孤立之滋味者凡經數載，去年十一月日本與德意締訂協定後，國際形勢，稍爲轉變，然而日俄關係，由是更趨險惡，雙方衝突，愈形劇烈，此實爲日本在遠東政局上最大之一個殷憂。日法關係，表面上雖無若何衝突，但日本與法國世仇之德國相協商，法國與日本勁敵之蘇俄結互助條約，由間接之影響所誘起之不和不安，亦至重大。日美關係，目前雖稱太平無事，然美國對於日本傾全國之暴力侵略中國，深表不滿，如本年七月十六日及八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赫爾之聲明，即痛詆日本之黷武政策，仍欲將紊亂之太平洋政局，

置諸國際公約上，以恢復遠東之和平秩序。設使日本如仍繼續侵佔中國不已，美國必聯合其他國家作某種有劾制裁，亦屬意中之事。日英關係，較諸日美關係稍形緊張，日人動輒聲言中國今日之抗戰，乃係得英美之援助與德惠，此話實重誣我國，然其對英美不滿之心情，亦可概見。故英日之關係，決不能如昔日之良好，但自八月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由京乘汽車赴滬，在無錫附近爲日機擊傷後，日英關係，更形緊張，將來如何發展，極可注意，然而日英關係之更趨惡化，是乃一個很明顯無疑之事實。綜上所述而觀，目前日本之國際關係，決非良好，中日戰事若繼續延長，則日本此種險惡之國際關係，更有趨於惡化之勢，此其三。

要之；日本國內政局，經濟秩序，以及國際關係，均正在於轉變惡化之中，不容許日本繼續延長作侵略中國之活動。日本如不顧慮此種情勢，仍冒險作侵略中國之舉，積勢所趨，必至將數十年來努力建築之政治秩序及經濟秩序，破壞無遺，即轉入紊亂與危亡之渦漩中。日本之國際關係，亦必次第惡化，陷入不可收拾之狀態。此種形勢，

甚爲明瞭，只須稍留心遠東國際動態者，均可十分洞悉焉。

三

我國固是弱國，應當尋求國際和平，以從事國內政治上經濟上之建設，此殆國人所日夜希冀者。然而強暴之日本，却不容許我作和平之建設，並須將已經建設之事業，加以過分之燬滅，使我中華民族無站立之機會，如是而仍欲隱忍屈膝追求頃刻之和平，實爲人類之大恥辱，且爲正義公理所不容！故我國雖處於弱國之地位，在此存亡千鈞一髮之際，亦應拋棄弱國之觀念，全國一齊奮起，只知保衛領土，只知殺敵圖存，凡可以摧毀敵人侵略之暴力與企圖者，吾人均應視爲神聖儘先動作，澈底做去，始可挽回中華民族今日所遭遇浩劫於萬一。

且世界各強國，大多均從破碎紊亂之弱國中奮鬥出來，決非自古迄今所有強國弱國，一成不變，如宿命論者所主張之運命前定說。遠者必不論，即從日本來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亦受歐美各國之欺凌，淪爲弱國，即明治維新以後，受不平等條約之拘束，亦仍營着三四十年之苦

中日民族戰爭之開始

痛。然而日本頗不自餒，發奮圖強，積數十年之努力，竟躋於強國之列，今日却又發揮其所儲蓄之暴力，轉而作侵略他國之企圖。土耳其於歐戰慘敗後，接受協約國種種苛刻條件，領土喪失大半，從前也算地跨歐亞之一個強國，至此却淪爲一個瀕於滅亡之弱小國家，受協約國之欺凌，正無可如何！幸有英傑凱末爾（MUSTAFA KEMAL PASHA）出來，不以弱國自餒，奮臂疾呼，反抗協約國之苛刻條件，舉兵昂哥拉，與希臘交戰，經三年之努力，卒將希臘軍全部驅逐於土耳其領土之外，由是國土漸次收回，國權漸次恢復，迄今又成爲亞洲之一個強國。德國自威廉第二統一世界之政策失敗後，帝制崩壞，皇族逃亡，國家運命，均爲協約國所把握，除喪失百十二萬方哩之殖民地外，本國領土，亦喪失一半，加之鉅額之賠償金，如鐵練之凡爾賽和約，將德國緊緊縛住，絲毫不許動彈，若照當時協約國對德國之情形來看，德國却須長久處於破碎流離難難屈辱中，殊鮮復興之希望。然而德人却不以此自餒，毅然奮勉，不屈不撓，漸次轉移國際情勢，漸次推進國力，窺伺時機，徐圖恢復。迨去年德國進兵萊茵，宣言解

除凡爾賽和約之拘束，重整武備，從事恢復失地，再圖歐洲之霸權，舉世驚愕，而德國又從弱國之地位，廁於強國之林焉。凡此均可證明弱國與強國，並無截然區分之界限，亦無一成不易之情理，我能奮發有為，即弱國亦可次漸恢復而為強國，否則僅貪姑息苟安萎靡不振，雖強國亦將淪為弱國。如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中國較日本強，甲午戰後則中國較日本弱，蓋日本能奮發有為，而中國則老大無能終日惴惴深慮不克自保，此即可為殷鑒！

世界強國是從弱國地位辛苦奮鬥中出來，今日積弱之中國，欲為將來之強國，亦須從辛苦奮鬥做起，不以弱國自餒，只講求如何致富強之道，不講求如何享受，只講求如何犧牲始足以救亡。目前日本對我所施強橫之侵略壓力，不僅不允許我由弱國變為強國，係要使我由弱國變為亡國，吾人在此緊要之最後關頭，尤須抖擻精神，奮勇向前，突破難關，以求自救。然恐一般人尚不少懷着卑怯者之憂慮，以為我國之軍艦不若日本，我國之大砲不若日本，我國之一切軍實不若日本，我國之軍事訓練不若日本，我國在準備未充分之今日，欲與日本作你死我活之澈底戰鬪

，只有失敗，只有犧牲，不如暫以和為貴。此等恐日病，在茲嚴重時期，不徒無益，而且有害。我國海軍力量等於零，此固不待言，然我國並不是飛越太平洋從事他國之征服，乃係在自己領土內作保衛國土之抗戰，海軍力量比不上日本，因有多大之不利，然而尚非致命之缺陷，蓋陸上作戰，海軍不能發揮巨大威力故耳。至於大砲威力不及日本，此實為我國軍事上之缺陷，如日本有三十生的之巨砲，而我國之巨砲不過十數生的，其遠射轟炸之威力，當然不及日本，在戰鬪上雖處於若干不利之地位，然而我以地利人和且以逸代勞，優足償此不利。其他軍實方面我可以設法儘量補充，軍事訓練我可以儘量努力準備。總之，我以萬衆一心，作必死之奮鬥，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以一德一心之偉大精神，彌補物質上之不足，吾又何恐何慮！

在此中華民族與日本民族作最後生存戰爭之時期，吾人應實毅然決然無所恐懼，無所顧慮，奮勇向前殺敵，以救民族之危亡，然而尚有一事最堪注意者，即為後防之工作。蓋前方軍事難獲勝利，後防工作稍有鬆懈，恐有一髮牽動全身之虞，故後防工作，極為重要。後防工作，大體

可分爲兩種，一爲治安之維持，一爲兵士及軍需之補充。後防治安之維持，固可責諸各地方當局，嚴密防止奸小之竊發，而士兵和軍需之補充，則須賴政府有整個嚴密之計劃，俾得源源接濟，無虞缺乏。後防之地方治安與兵士軍需之補充，均能運用的當迅速辦理，則前方自不致發生意外影響，而可安心作長久之戰鬥，則最後勝利自在我方，無俟繁言耳。

簡括而言，我國誠屬弱國，而且在日本嚴厲侵略壓迫之下，國家民族業到存亡之最後一瞬。我國人亟應勇敢奮起，擊破日本，以救危亡，並努力發奮，使從弱國地位而躋於強國之林，則我國人重大之義務始告完成焉。

此次中日兩民族全面戰爭發生後，遠東政局，驟呈異常之緊張，爲六七十年來所未曾有之嚴重局面，是否即因此引起國際大戰爭，尙難逆料，然而爲中日兩民族戰爭之開始，燬滅狀態，異常慘酷，乃無疑義。我國固以積弱之

國，準備未充，猝遇勁敵，且在我國領土內作戰，將來損失慘重，乃爲事實所必至，亦毋庸驚懼！日本積二三十年之戰爭準備，彈械較我精良充實，乃爲不可抹煞之事件。然而日本若長久暴師於外，軍用之虛耗，將士之死亡，工商業之停頓，國家社會貧乏之增大，將使數十年努力建築之政治秩序經濟秩序，行將毀於一旦，甚至引起國內激烈革命，成一敗不可收拾之局面，亦屬題中應有之義。是以我國人，必不恐懼乎現在，憂慮於將來，以自餒其勇氣，昏其清明，以累國家前途。亟須抱着堅忍沈毅之決心，拋棄弱國之觀念，畏懼之心理，奮勇直前，與日本清算總賬，作澈底之解決，作長期之戰鬥，以恢復我大好之綿繡河山，驅木屐兒退竄荒島，俾自潰滅，然後始算完全我國人保衛領土之使命。同胞乎！同胞乎！奮起！奮起！無躊躇，無顧忌，準備最重大最寶貴最後之犧牲，以血以肉去建造光明璀璨之新中華民國！

蘇聯對於華北局勢的觀察

抱朴

自從華北事件發生以來，蘇聯認為日本的軍事侵略，威脅了遠東有關國家的安全。所以蘇聯各報在日軍襲擊蘆溝橋時，已嚴重注意事變的進展。政府機關報消息報再三發表深刻的論文，指明日本軍部冒險的企圖，並促起各國予以注意。

消息報於二十二日論華北事件的意義，以為「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事件，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強佔滿洲事件頗有相同之點，此不難指出。日本與六年前相同，方調集大軍，恫嚇中國，同時則偽飾鎮靜，冀滅列強之注意，此意義深長的類似點，使消息靈通的觀察家，深覺目前的華北事件，不過係日帝國主義業經長期佈置周全的征服中國第二階段之初步」。

雖然現在的環境已和六年前不同，但是就日本軍部的用心言之，這次向華北增派軍隊，完全是九一八的故技，至於華北在中國地位上的重要，莫斯科晚報上說：

「華北小麥產量，佔全中國百分之五十五，棉花佔百分之六十五，羊毛佔百分之九十二，煤佔百分之五十二，鐵礦佔百分之六十，鐵路線之長度，則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六，人口數額約有一萬萬人，華北一旦失去後，中國即將在經濟上成爲附庸於日本之農業國，煤鐵既感缺乏之工業，將無復發展之望，獨立亦自將成爲問題矣」。(二十四日)

所以這次華北事件的發生，對於中國本身所受的危機，已趨於極嚴重的地位。於工業有重要關係的煤鐵，在華北佔有全國的半數。中國爲維持民族的獨立，必須保衛華北的領土。同時日本除謀侵佔華北控制中國外，並預備藉華北的根據地，進而對蘇聯作戰。因爲已故首相田中之義名奏摺，內有非將中國領土之一半加以統轄，則斷不能向俄國進攻，所以莫斯科日報也說：

「此項糾紛發生於蘆溝橋豐台及北平附近一帶，並非

出於偶然。日本所由擇定該處爲進攻地帶，誠以各該處地方乃華北各主要鐵道之交點，若能加以佔據，即可經由平綏鐵道，軍兵前往察哈爾，藉以對付察省境內日益滋長之抗日運動。不甯唯是，日本且復希望控制華北全部，藉以開闢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西北與中部侵略之道路，而外蒙亦與蘇聯亦爲其侵略的目的。（二十四日）

不過中日的國力却和六年前迥異，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全國上下已趨於統一，人民愛國心大爲增高，但是日本國內因軍人的專橫，引起了民衆的反感。經濟情形自去年冬季起，陷於極惡劣的狀態。物品的價格大爲提高，工資人民收入也低落了，又以輸入原料的種種困難，不得已輸出黃金五千萬圓，佔日本藏金的百分之十。消息報上說：

「六年以來，中國人民之復興運動已非常發展，而日本之後方則反因六年之冒險政策，而大爲削弱與騷亂，目前日本物價之高漲，罷工浪潮之擴大，財政之困難，以及其他多項因素，證明此次對華侵略新階段之展開，乃在國內形勢異常不穩定之條件下。別方面，自此次中日衝突爆發以來，吾人即眼見中國抗敵運動之愈益堅強與發展，同

蘇聯對於華北局勢的觀察

時民族意識以及人民對侵略者憤恨，亦極端發揚」。（二十二日）

至於蘇聯的國力也和六年大爲不同，當日本侵佔東北的時候，蘇聯的第一屆五年計劃尙沒完成，遠東區的國防甚爲空虛，蘇聯因未加入國聯，國際地位極爲孤獨。現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業已告成，遠東區添有重兵駐守，國防的設備極爲堅固。正式加入國際聯盟，法蘇締結了互助協定，對美國也恢復了邦交，和英國簽訂了遠東不受限制的海軍協定。所以消息報論及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華北事件與六年前「一九一八」事件，在環境的本質上大爲不同，特別指出一點說：

「即不提蘇聯國力加強多倍之一決定因素」。（二十二日）

就華北問題的本身言之，因爲中國的最後關頭，但以國際的立場看起來。日本侵略華北的計劃，又威脅了世界的和平。蘇聯歷來主張「和平的不可分割」，所以認爲此華北局勢日趨緊急，國際間應講求制止的方法。消息報於十六日說：

「侵略者橫蠻不可一世之氣概……但擁護和平各國

「的力量，實超過主戰各國甚多，而目前最緊要最高尚之任務，莫過於盡力組織及鞏固所有和平潛力全部，因其為延緩及制止侵略之最重要因素」。

英美在遠東是最有利害的關係，受着日本的打擊也最深。不過美國於「九一八」事變時，曾向日本提出抗議，終因未得美國的贊助，致完全失敗了。現在美政府保持審慎態度，表面上保留嚴格的中立，但是蘇聯以為美國並未無視遠東的問題，特別擴充太平洋的實力。消息報於六月十一日說：

「美國極力避對外的政治行動，來表示在太平洋方面的積極性。外交上謹慎的態度，是由於受了近兩年國會所通過法律的束縛，其中如非利賓的「獨立」和重行通過了擴大的中立法。不過美國積極鞏固太平洋的軍備，雖然非利賓的狀況將有更改，但美國仍可利用馬尼刺，作為海軍及空軍的根據地。並且美國在太平洋戰略上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北部的三角形形勢，即美國在太平洋的沿岸，阿留西安羣島及夏威夷羣島。在夏威夷羣島的真珠港，已有美國優等的海軍及空軍的根據地，至於阿留西安羣島設置軍事根據地，原為華盛頓條約所禁止，現因該項約束已被廢

除，所以美國預備在阿留西安羣島及阿拉斯加沿岸，設置海軍及空軍的根據地。美國於一九三五年在上述的三角形勢區內，舉行過大規模的海軍及空軍的演習，曾引起日本報紙上的不安，同時日本為報復起見，也舉行了廣大的演習。本年六月美國仍將在這兒舉行海軍演習，據美國海軍部所聲明的理由，海軍必須「研究這兒的水性」。

消息報觀察英國的保守黨政客，歷來錯估遠東的情勢，以為日本的侵略僅限於北進，其實日本的南進政策異常積極，所以倫敦方面也震動了。最近日本在暹羅大為活動，派遣各項顧問及教官，設置了東京、曼谷航空線，並預備開鑿克刺運河。如日本完成了克刺運河，將有極重大的戰略作用，威脅英國的麻刺甲和新嘉坡，所以英國特派海軍武官前往暹羅，無非為監視日本的行動。

英國繼續強化新嘉坡的軍備，稱它為「遠東的直布羅陀」，又在檳榔嶼及尼古巴建築根據地。關於香港方面設置軍備，消息報又說：

「華盛頓條約原規定香港為太平洋上的非軍事區，現以該約失效的緣故，香港大事置備海軍及空軍的根據地，以便成為英國遠東海軍及空軍的前哨地帶。島上建築極大

的空軍場，新添了幾個要塞。配置沿岸的平射砲台和高射砲台，共計擴張戰略的軍費達八百萬磅。

消息報認為英美雖在太平洋上，強化軍事的設備，但是各國間不謀密切的合作，是不足以抵制侵略者的野心，所以該報說：

「因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政策，威脅了各強國的利益，所以引起它們報答手段的軍事設備。不過各國單獨所採的手段，不足以制止戰爭的危機。祇有關心和平國家的共同努力，才可以預防這個危機。所以澳洲政府在英帝國會議席上提出太平洋互不侵公約草案，是含有重大的意義」。

蘇聯以為苟列強一致積極贊助太平洋互不侵公約，表示其創立集體安全制度，使日本不得不在加入公約或完全

孤立兩條路線之中選擇其一，則此項公約必可締結成功。

所以這次華北事件發生以後，蘇聯希望列強共同制止日本的暴行，特別警告英國的保守黨。消息報於二十二日說：

「英國保守黨報紙現在與六年前相同，仍然企圖輕視華北事件，似以為與他國利益無關。換言之，即彼等竟乃支持日方軍閥借以掩飾其準備周到的軍事行動之口實。英國保守黨現正在遠東重施過去不但在遠東在東非及西歐早已失敗之政策，保守黨政客顯已為恫嚇，虛張聲勢及威嚇之手段所懾服，而不問此種手段係來自遠東抑中歐」。

可見蘇聯對於華北的局勢，是異常關心日本破壞了遠東的和平，祇恐「紳士式」的英國為保守黨的政客所誤，致未能在外交上共謀集體的安全。



侵略狂熱中之日本國際關係 (續完)

余漢華

四、机陘不安之日英關係

日英兩國之關係，較諸日美日俄各國之關係，却有不同。日美現雖維持和平關係，然因移民及太平洋問題，曾激起萬丈之波濤，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實予當時日美人士之憂慮不少。日俄因領土接近利權錯雜，且兩國建國之基礎不同，業已構成水火不容之局面。至於日英之關係則大異是，日英兩國有將近二十年之同盟關係，日本在遠東政局佔着優越之地位及致今日之富強，得力於日英同盟之幫助甚鉅，日人至今念念不忘。目前日英兩國雖因在華利權及太平洋貿易上之競爭，致發生若干之惡感，然而日人總冀與英人棄嫌歸好，恢復曩昔之提攜關係，俾日本在我國所有侵略之成果，更得到一層之保障，日人此次在倫敦拳拳於日英談判，就是此種原由。所以要談今日之英日關係，就有追溯日英同盟時代之必要。

當十九世紀末葉，帝俄爲尋覓暖海，曾厲行南下政策，在近東方面，欲奪取土耳其之土坦保爾（STAMBUL），俾得由黑海（BLACK SEA）以出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然英國恐帝俄此種行動將危及英國經地中海通印度洋之交通路線，積極反對，遂致失敗。帝俄既不得志於近東，乃欲向中東展開其南下政策，即欲由波斯阿富汗衝出印度，而與印度洋相接，以完成其獲取暖海之願望。英國又恐在亞洲惟一寶藏之印度，將爲帝俄此種南下政策所傾覆，遂以最大之奮鬥，阻止其實現。帝俄之南下政策，在近東中東兩方面均不得逞，最後乃集中其力量向遠東方面活動，即欲由西伯利亞經海參崴以出日本海，一方由西伯利亞經我國東三省以出黃海，俾得與太平洋相接，以弋取海上霸權。然在此方面。却遇着兩個勁敵，一個就是日本，一個就是英國。英國恐帝俄之南下政策，若一旦在遠東得如願以償，其勢力必至伸展中國各地，侵蝕英國在

華之利權地盤，搖動英國在遠東所建築勢力之基礎，此爲英人所萬難容忍之一個利害切身事件。帝俄之南下政策。一方注意我國東三省，一方却注意朝鮮，朝鮮若爲帝俄所攫取，匪特日本之大陸政策無伸展之餘地，就是日本國土亦在帝俄威脅之下，所以此時帝俄實爲日本國家生存上之一個大對頭。英日對於帝俄之南下政策，均感受如此之迫脅，遂不禁動同病相憐之念，互相提攜以抗帝俄。英日同盟就在這種環境中產生出來。

英日同盟係以共同對俄保全兩國在中國及朝鮮印度之利益爲主旨，於一九〇二年締結第一次同盟，一九〇五年第二次同盟條約成立，一九一一年第三次同盟又告出現。在第一次同盟成立未久，遂有日俄戰爭之發生，日本恃英國之後援，奮力與俄作戰，居然以小國而打敗龐大之帝俄，國際地位，突然增高，接着英日即締結第二次同盟，其關係較前益增親密。迨後帝俄在遠東之勢力，日漸衰替，南下政策已非嚴重之問題，而日美因移民事件，爭端迭起，英國恐日美將因此引起戰爭，故在第三次英日同盟條約上，規定日美若發生戰爭時，英國無援助日本之義務，英

侵略狂熱中之日本國際關係

日同盟之結合，遂不若前此之密切，而需要亦漸次減弱，至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時，英日同盟宣告終結。

英日同盟雖因需要消失而至廢棄，然而經過將近二十年同盟關係之英日兩國，在兩國當局及一部國民心目中，當然扶植相當之好感，動機有趨於聯合提攜之傾向。爲九一八事變發生之際，英國保守黨極力祖護日本，阻止各小國在國聯作制裁日本之行動。又美國史汀生 (STIMSON) 在一二八上海中日戰爭時，擬與英國合作，並請其他參加九國公約之各國，對於破壞中國主權之侵略國，發表聯合聲明，冀制止其兇焰，英國外長西門頗不贊成此舉，遂致史汀生所希望英美合作制日，歸於失敗。以上，就是英國深中英日同盟之毒害，不惜歪曲事實，殉同盟友邦之情誼，而以中國爲犧牲之一個事證。

嗣後日本既占據我國東北四省，在遠東之勢力，驟然膨脹，驕橫之餘，遂致傷害英國在中國及太平洋之利益，英日之關係，乃由和平友誼中轉入桎梏不安之狀態。蓋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在華之暴橫侵略，日甚一日，英國雖極力祖日，無如正義公理，終難泯滅於人心，所以在九一三

三年英國也追隨各國參加國聯通過不承認「滿洲國」案，對於日本在國際政治活動上，算是給與一個不可名狀之打擊，日人對英國此舉，以為不願多年同盟情誼，頗有怨言，而英日間不安之關係，亦自此開始。

但目前構成英日机障不安之關係：除上述英國參加國聯通過不承認「滿洲國」法案外，實以日英之世界市場競爭及在華利權衝突，為日英關係之兩大暗礁。日本近年來產業更加發達，自施行工業合理化後，工業品既大量增加，而製造價格亦頗低廉，加之我國排斥日貨又極猛烈，所有剩餘商品，遂不得不另找銷路，遂有向世界市場傾銷之活動，因此致引起日英世界市場之劇烈競爭。茲僅舉英日棉布傾銷一項作為例證。一九二八年英國銷售世界市場之棉布數量，為三十八億碼，到一九三四年則減至二十一億碼，一九三六年為十九億碼，八九年間棉布銷售之遞減數量，竟達十七億碼之鉅，實為一個驚人之數字。然反觀日本棉布銷售世界市場之數量，在一九二八年為十四億碼，到一九三六年竟遞增至二十七億碼，八九年間棉布銷售之增加數量為十三億碼。故日英間棉布傾銷之競爭，算是激烈，然而却為日人占一勝着，因此，遂使英人作積極制止

日本棉布向世界市場傾銷之活動。前年印度澳洲等英國殖民地排斥日貨，曾引起雙方之糾紛不少，後來日印舉行談判，結果，日本購買印棉百二十萬俵，而日本輸入印度之棉布以五億碼為限，依此協定，印日排斥日貨之糾紛乃告一解決。此即英國制止日本棉布向英屬殖民地傾銷之一個事實。使日英關係一時因此而趨於惡化焉。

日英在華利權之抗爭，最近頗呈刺拔弩張之勢，因日本自占據我國東北四省後，遂向平津各地推進，將展至長江以南，英屬在華利權，受日本向華無限制侵略之威脅甚鉅，乃轉而與我國提攜，冀挽此頹勢。遂有派遣政府經濟顧問李茲羅斯爵士(LIFF-ROSS)來華，考察財政經濟狀況，俾作經濟建設之援助。但李茲羅斯此行之結果，却有兩個可注意之地方：一、為一九三五年末我國實行幣制改革，即以法幣代替硬幣，以統一全國金融。此舉固由我國自發之政策，然而英國則取協助之態度，日本以事前未經充分協議，極端反對，因我國幣制統一，實與日本以不利，於是日英之利害主張，遂站在對立之地位。二、英屬對於我國經濟建設交通建設，曾借給若干之鉅款，以協助我國建設事業之進行，此事固係英人欲安定並發展在我國之

利權，以維持其在遠東之優勢，然而從日人看來，則異樣眼紅，醋意大作，因英國在華利權之擴張，即日本之獨占行動受了限制，於是英日在華之利害關係又呈對抗之狀態。

日英兩國之關係，最近因種種國際利害之不一致，遂呈不安與抗爭之狀態，實為日本一大憂慮。故目前英王加冕典禮舉行時，日本代表即趁便開始與英國談判，冀調整兩國之關係。其內容雖不可得而詳，然大要總不外乎期望英國承認日本在華侵略之既成事實，英國對華經濟合作及其劃分利權地盤，並關於英屬殖民地市場之協定等等。不過此次英日談判之結果如何！仍有待事實之證明，此時殊難推定，但日本要十分如願以償，恐亦非易易之事焉。

要之，日英兩國刻雖因利害相反，立於對抗之地位，然以其曾經過長久之同盟關係，感情利害相接近之處甚多，加之英人係精於實際利害之打算，故今後日英兩國對華外交，難保不趨於妥協之一途，此為我國當局亟應警戒之地方。惟目前遠東政局，較日英同盟時代稍形複雜，除日英外，尚有美國橫亘其間，英屬自治殖民地之意見，英政府亦須顧慮，此等對於日英妥協均足以不利之影響，是

侵略狂熱中之日本國際關係

又為我國當局所得而在操縱以利我復興進行之一個事機焉。

五、暫守沉默之日美關係

日本維新初年，美國曾以國際主義之好感，資助日本維新事業之進行，日本感受美國之嘉惠者亦屬不少。迨經中日及日俄戰爭，日本以國際協力得占勝利，自恃之心漸強，而自利之態度，更形露骨。美國鐵道大王哈里曼（HARRIMAN），於日俄戰爭終結時，欲收買東三省鐵路，以完成其世界鐵路一週之計劃，却為小村謙太郎之詭計所破壞，自是美人對於日本即一變其同情態度，而滿懷不滿不安之情。未幾，排斥日本僑民之聲浪，遂囂然新大陸各地，俱日美因移民問題衝突最甚時，幾至以兵戈相見，嗣後又以海軍限制問題，引起日美對抗之勢，日美算是在糾紛重疊中度其國際關係之生活。

華府會議以後，美國以金元勢力，領導太平洋政治之進行，十年之間，幸稱相安無事，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忽派軍隊攻襲遼甯，繼占吉林黑龍江，其侵略之鋒芒，如火之燎原，罔知所屆。美國數十年來所樹立之中

國門戶開放領土完全之政策，即爲日本之大砲粉碎廢遺，而美國領導太平洋之威權，亦根本搖動，美國對於日本所懷憤懣之情，真是不可名狀，故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軍攻下我國錦州時，美國即照會中日兩國，聲明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可事實上之情勢爲合法，其措辭之強硬，等於對日之最後通牒，幸而日美雙方隱忍持重，得免戰禍，然而日美衝突之尖銳化，實爲當時國際間最惹人注目之一個事實。

史汀生對日本之干涉主義，因不得英國之合作，遂致不能發揮實際上之効力，實屬遺憾之一事。然未幾美國政府改組，胡佛總統退位，史汀生亦隨之去職，接着羅斯福總統登台，遂一變史汀生之干涉主義，採取放任態度，日美間之緊張關係，至此乃漸告鬆弛。自是日本在華所有侵略之動作，美國却取旁觀態度，不出任何干涉之措置，故最近數年來，日美關係殆入於沉默之狀態。

然考美國羅斯福對日本侵華之活動，拋棄史汀生之干涉主義，而採取放任態度，亦有幾個原因：第一，美國自羅斯福執政以來，遭遇國內非常之小景氣，所有內政各問題，亟待救濟與整理，較諸發展對外利益及主持國際正義

公理爲急，於是不得不捨彼取此。美國政府之精力既集中於內政，於是遠東國際糾紛尤其是他國受強隣壓迫之事件，就不欲多所過問，故爭喧之日美關係，乃一轉而趨入沉默之狀態。第二，美國史汀生對日本之干涉，乃係一種國際正義干涉之聲，所謂仗義立言，若謂美國真能爲主持國際正義公理，不惜犧牲國力，出以最後之武力干涉，爲友邦奪回失地，而與日本在太平洋作賭博式之鬥爭，恐怕亦非美人所欲願。然而日本在華已著著作實際占領之展開，國際干涉之聲，業已置諸不理不睬，美國縱欲繼續作牒文之干涉，而不加以實力之壓迫，亦徒等諸空言，有損聲威，無補實際。故羅斯福執政以後，對日侵華，却放棄干涉之聲，暫守沉默，此亦爲其原因之一。第三，日美之貿易，在美國對太平洋貿易數額上占一重要地位，如一九三六年日美貿易之統計，日本貨物運銷美國之數值，爲四億六千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元，而美國運銷日本之數值，則達六億五千四百十五萬五千元，此等日美輸出入貿易總額，在日美對太平洋各國貿易數量上，俱占首位。美國以對日本貿易之利益較大，故不欲輕啓釁端，日美間雖曾激起軒然大波，然仍復歸平靜，實賴日美貿易維繫之力量不少。第

四、日美商品在我國市場競爭較少，因為美國輸入中國之重要商品，大概為棉花、煙草、礦油、小麥、汽車、機械，及化學品等，除機械一項有幾種競爭外，其餘大都無若何搶奪在華市場之現象。日美在華貿易既少競爭，而刺激兩國關係之事件自渺，日美能暫時維持苟安狀況，此亦為其要因之一。

目前日美關係，趨入沉默之狀態，殆由上述四個原因所促成，不過日美關係之前途，仍有不可十分樂觀之情勢存在。美國從來之太平洋政策，自華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之政策，美國迄今無拋棄之表示，一有機會，難保其不舊事重提，如此，日美關係勢必再趨於緊張衝突可知，此其一。美國自華府會議以來所獲得太平洋政局指導之威權，至今仍欲繼續維持，而保障此種指導威權行使之海軍比率，美國殊無意放鬆，容許日本與之並駕齊驅，故將來日美海軍競爭，勢必趨於激烈，轉而傷害兩國之友好關係，此其二。美國內政之整理次第就緒，而英美合作之情勢，較前為佳，將來時機之湊合，難保美國不與英國共同攜手而處理太平洋政局之糾紛，如是，日美關係又有幾分傾於惡化之虞，此其三。以上三點，均為日美關係前途不容樂觀

侵略狂熱中之日本國際關係

之情勢，今後變化如何，殊值得吾人一注意焉。

六、圍繞日本南進政策下之海洋各弱小國家

日本積極侵略我國領土，以完成其大陸政策，正當瘡痍滿目，險象環生之際，又復展開南進政策，欲在南太平洋開拓其殖民之新天地，島國之好大喜功，一至此極！然日本樹立南進政策，亦自有其基本理由。蓋日人以爲日本之原料資源，多仰給海外，除由中國南北美洲輸入之原料外，其由香港安南暹羅海峽殖民地印度等地輸入之原料，爲棉、米、樹膠等，占日本全輸入額百分之十八，其由菲律賓濱荷屬東印度澳洲新西蘭等地輸入之原料，爲羊毛、砂糖、小麥、礦油等，占全輸入額百分之十二，其由歐洲非洲輸入之原料，爲棉花、鐵、機械、毛織品等，占全輸入額百分之十八。然此等地方原料輸入日本，必須經過南洋，故南洋實爲日本資源獲得之重要交通路線。且南洋市場廣泛無限，在此世界重要市場爲各次資本帝國所先占之際，日本實有向南洋市場從事開拓之必要。因此，日本遂認南洋爲日本之第二生命線，欲於南進政策活動之下，以實

現其囊括南洋之野圖。於是圍繞南洋之各國，如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暹羅緬甸安南澳洲新西爾海峽殖民地等，遂均爲日本窺伺之目的物。茲僅擇其中重要之數國，簡述其與日本之關係如次。

日本與菲律賓 菲律賓在台灣之南，由台灣南端南岬(GARAMPI)至菲律賓最北之波丹島，僅八十哩，由台灣高雄至呂宋，爲二百七十哩，普通輪船一晝夜可達，由高雄至馬尼刺爲五百五十哩。二晝夜可達，菲律賓與台灣距離如此接近，且當日本南進政策之衝，又何怪菲律賓之獨立，美國殊不放心，而日人則額手稱慶耶！

菲律賓六大產業，爲砂糖、蔗、椰子油、木材、鑛產及水產等。砂糖每年產額爲九十萬噸，其中八十五萬噸，以無稅輸入美國。鑛產僅金鑛等着手開採，其豐富之鐵鑛則多放棄，惟日本之岩井商店，從事開掘，每年將五六十萬噸之鐵，輸入日本。水產業殆爲日人所壟斷，木材日美人均分利益，至於蔗之生產，日人頗占優勢。如日人在達伐柯(DAVAO)所種蔗山，的瓦十里二十里，種植工人達一萬三千，菲律賓之蔗業，強半爲日人所壟斷。此外，日本商品在菲律賓市場，亦次第得勢，海運亦盛，而與美國

在該島之經濟勢力相抗爭亦次第激烈。惟目前市菲律賓尙在美國保護之下，故日本在該島之經濟與政治之發展，頗受限制，一旦完全獨立，日人得在該島暢所欲爲時，菲律賓之前途，就瀾漫無限之隱憂矣。

日本與暹羅 暹羅爲亞洲南部之一個小獨立國，介於英法兩國領屬之間，原爲英法勢力所操縱，日本與暹羅締結親密關係，乃在一九三二年暹羅革命新政府成立以後。蓋暹羅王族，與英國勾結甚深，目前雖告失勢，然難保將來不藉英人勢力乘機捲土重來，新政府爲預防將來政變故，乃勾結日本以自固。但日本刻正急欲推進其南進政策，以壟斷南洋之霸權，窺察暹羅新政府此種隱情，遂拚命做拉攏工作，如派遣赴暹羅經濟考察團，鼓吹日暹親善空氣，都是拉攏工作之表現。蓋日本趁機拉攏暹羅，亦有幾個原因：第一，日本欲推行南進政策，必須在南洋羣島中取得一個根據地，然南洋各島地，均爲有主之地，難於着手，惟暹羅尙係獨立國，行動較爲自由，故拉攏暹羅，實爲推行南進政策一個緊要步驟。第二，暹羅尙屬農業國，所有工業品，均自外國輸入，故暹羅市場，爲日本商品最好之傾銷地方。第三，英國在新加坡築港，使日本南進政策

受一重大之脅進，但暹羅之克拉地峽，介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若能取得該地峽之開鑿權，則由太平洋至印度洋，即無須經過新加坡海峽，而新加坡軍港即在其監視之下，減弱其制海之威權。不過克拉地峽之開鑿，關係英法兩國屬領之全甚鉅，將來能否如日本之願望以償，尙不可知。以上三項，係爲日本拉攏暹羅之最大原因，而最近日暹之關係，亦建築在上述情勢上面，將來能否發生若何力量及展開若何新局面，仍有待將來事實之證明焉。

日本與荷領東印度 荷領東印度，占南洋羣島之大部分，爲南太平洋之一寶藏，在弱小之荷蘭之統治下，頗費維持苦心。然日本與荷領東印度發生密切之關係，乃屬近年間之事，蓋自日本力倡南進政策後，荷領東印度乃爲其經營目的地之一。查最近日人除在荷領東印度各都市設立日本式或西洋式之百貨公司外，並有南洋殖產會社東洋商會等機關，在蘇門答臘各地，稱植咖啡、橡樹、棉花、椰子等物，以擴充工業原料。並在婆羅洲設立日本婆羅洲石油會社，從事煤油之採掘。在金融方面，如日本之橫濱、正金、三井、台灣諸銀行，在荷領東印度各都市，均設有支店，作產業開發上資金融通之工作。在貿易方面，近年

侵略狂熱中之日本國際關係

來日本對荷領東印度之貿易，頗爲激增，如一九三〇年占東印度貿易總額百分之一、六，位於荷蘭之次，一九三二年則占貿易總額百分之二、三，而居第一位矣。一九三五年日本對東印度貿易輸出額爲一億五千七百萬圓，輸入僅五千五百萬圓，在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上，算是次於美國而占第三位焉。嗣後日本對荷領東印度貿易數額，日有增進，由是即可想像日本商品在該地市場傾銷激增之狀況。此外，日本各大財閥如三井石原等，在荷領東印度各地之林業、漁業、農業、橡樹業及其他工業方面，所投下之資本，殊爲鉅大。觀此，足窺日本極積極經營荷領東印度之一斑。

日本對於荷領東印度既推行其積極經營之步驟，故嘗諷示該地政府，於某種條件下，讓出若干島嶼，俾日本得自由經營，以便解決日本人口問題資源問題。但該地政府，對日本此等舉動，殊鮮同情，並抱非常警戒之態度，如一九三六年該地政府在美國購買鉅量之軍需品及飛機等，充實國防以備萬一，此即爲對付將來日本侵略野圖之一個方策。

此外，日本與緬甸之通商協定，於本年三月間臨時簽

訂，暫得一較合理之解決。至於安南澳洲新西蘭之投資與貿易，亦正在積極經營之中。要之，日本南進政策，即以侵併該等小國如菲律賓暹羅荷領東印度緬甸安南澳洲新西蘭印度等國爲其重要目的，南進政策之成功與否，就視日本對於該等小國之經營結果如何而定。設使該等海洋小國，堅決反對日本之營謀，或聯合一至共相對抗，則日本之南進政策，只有走上黃誠之一途焉。

七、呻吟戰神前之中日關係

中日兩國，如一對大頭冤家，見面卽耳紅面赤，喊打叫殺，拚一個你死我活。試翻閱近五六十年来中日交涉之歷史，那一日不是過一種槍刀劍戟你進我退之戰場生活，何曾有一日之真正和平！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此種趨勢，更形明顯，而中日關係之前途，則更趨危殆，一步一步，却有向着慘酷之修羅場邁進之勢！

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卽樹立大陸政策，向我國領土作吞併侵略之活動。中日甲午戰後，日本獲得我國之台灣朝鮮及澎湖各地，作其富強之基礎。日俄一戰，日本又在我國遼東半島，獲得鉅大之利權及租借地。歐戰期間，

又在我國山東青島各地，踏進其侵略之步驟。九一八事變以來，佔據我國東北四省，近復侵擾察綏，窺伺平津，威脅魯甯，舉我國之領土，均在日本計劃侵凌之下，非至寸地尺土，都爲木屐兒背負以去，日本侵華政策，決不會停止，此乃事勢所昭告於吾人者。可毋庸諱言。

然而日本侵略我國領土所揭之漂亮標幟，卽以爲島國狹小不足以容納每年無限制激增之人口，資源薄弱不足以供給工業製造之需求，故不得不向隣邦土地廣物產富之中國，作若干之侵略活動，以便解決日本之人口與資源問題。此由侵略國之口吻倡來，固亦言之成理，然而反復我國則又如何？我國現在所有之領土，都是我祖宗遺傳下來之財產，爲我黃農子孫永久生息游燕之所，絕對不能聽任何人分割者。且我國人口亦次第增加，工業亦次第發達，將來所需領土安置人口，所需資源繁榮工業，正未可限量，一旦所有豐腴土地均爲他人奪去，則我國將來爲解決人口與資源問題，亦必須向隣國去拚奪土地，如是則戰亂相等，無有寧日，破壞國際和平公理，莫此爲甚。故日本以解決人口問題和資源問題，爲侵佔中國領土之口實，乃是無理取鬧，然而各國政治學者以至我國論者，亦有視解決

日本人口問題資源問題，作爲解決中日糾紛之關鍵，實味於日本侵華之真情，蓋日本侵華目的在領土之侵佔，而不在于解決區區之人口問題與資源問題故耳。

目前日本軍部正實施其六年軍備擴充計劃，並且日本之政治機構及經濟機構，均作戰時之準備，足徵日本確具決心貫徹其大陸政策之實現。換言之，即領日本所有之國力，作征服中國之準備活動，殆爲日本舉國一致之事實。然而在日本極端壓迫下之我國，亦萬無就此屈服以至滅亡，必當保衛領土，抗戰到底，雖剩最後一人，亦必與日本一決雌雄，以爭回我民族之生存地盤，此又爲我國四億八千萬人所下之最大決心。但中日兩國，正內部多事，亟待整理之時，日本近年來暗殺與變亂迭起，政局次第向着不安之途徑進展，財政亦漸窮竭，社會上何日再發生動亂歟？乃爲不可預測之殷憂，實不應再向鄰國挑釁，作孤之一擲，中國之和平統一，雖已達實現之期，然而內政之整理，經濟之建設，社會之救濟，實需巨大之長久努力，故亦無餘力無餘暇從事對外戰爭。然而無情之戰神，業已飄然降臨，中日兩國，俱在戰神前作無限之呻吟，然而能否免

於戰禍，又爲一個極不可捉摸之事實。雖然，戰神既已降臨，則大戰之期，殆亦不遠，吾爲此懼！吾爲此悲！然亦願我國人從速準備保衛國土之力量與良策，以備萬一，以獲求最後之勝利！

八、結語

余敘述日本國際關係後，尙著有一個感想，浮於余之心目中。即日本之國際關係，並非置諸普通國際和平與國際共利之上面，乃係以大陸政策南進政策爲中心，依相異方式冀達到其侵略之目的，而構成各各不同之非常國際關係。如對英美則抗爭與妥協並行，對德意則互相攜手，以壯聲威，對蘇俄則取不妥協態度，對南太平洋各弱小國家，則思威並施，對我國則侵略到底，破壞到底。凡此種種，都視大陸政策南進政策之推進，以如何做則感便利，即向如何轉變其國際動態，此乃目前日本國際外交活動之真諦，蓋不如此，即不足以應付此際之非常事變，而達到日本侵略之目的焉。

二十六，七，九，於南京

遠東各帝國主義之對立現象

陶仲

日本之在華橫行，且五年餘，無間斷無阻礙的着二發展，日本與其敵手帝國主義列強間之對立，乃不得不激化也。但日本如此橫行，仍未遭帝國主義列強之顯明的實際的反對，乃人人盡知之事也。日本此橫行，最初嘗受美國方面之侃侃諍諍的抗議。然英國則與日本以行動之自由，對美日之對立，則持漠不關心之態度。日本雖在一九三三年春，當國聯採不承認滿洲占領之最後決議時，脫退國聯，然日本此舉，實因與英國有關於滿洲之實際的諒解故也。

即在一九三三年春，華北事件開始，日本之在華橫行，已入最新階級時，英國此種不言政策，仍未變化也。一方面美國對英國之助虐主義的衛策已看破，美亦遂取受動之立場矣。

羅斯福政府雖停止胡佛時代之勇敢的抗議，與獅子吼，而轉為冷眼的微溫的態度，然此新政策，自其衛策的性

質觀之，不外比較明白的結束美國在極東孤立之局面，而加威壓手段於英國而已，何者，第一與此政策並行者，則美國熱狂的太平洋上武裝之新促進，第二美國雖屢次曖昧的言明其對華不干涉，然同時對日本之占領滿洲，依然持絕對不承認之態度，且關於遠東問題，對於日本一切逼迫的政治讓步之要求，如關於不侵略條約太平洋分割協定愈加絕對的阻止。就事實上觀之，美國自一九三三年以來，不惟與英國同樣避免顯明的反日行爲，且美國之吸收華銀，而促進其恐慌破局之尖銳化的美國銀政策，及與美國在華政治勢力一打擊，而強化華方富裕階級之從屬於日本帝國主義，且使日本之橫行極利便也，然決定英美兩帝國主義對日本之在華橫行，致取消極態度的諸要因，至最近呈顯然的變化，茲分育如左。

一 英美對立 華盛頓與倫敦之協同究因英美之對日共同戰線在一九二一——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時顯然存在，故屬

可能。在最近數年日本之在華橫行所以無阻礙的發展者，則以此共同戰線因在世界的資本主義恐慌之條件下，受特別激化的英美對立之影響而決裂故也，雖在英美對立之發展過程，致釀成一事態時，由英國自主的抑制其反目行為，以調整英美之對立，然為日本所脅威的英國之在華權益，已陷于不能擁護之勢也，英帝國主義之特別困難的事態，乃美國遠東政策所常經驗之危機者，今則影響於英國之遠東政策也。日本之脅威，在條頓民族兩大國，雖漸帶重大性質，然在遠東英國之立場，則因德意志之武裝，及伊亞戰爭，而極其複雜，英國對華活動之自由，遂特別為所牽制，而英本來之遠東政策，可謂已亟感有積極化之必要也。於是英國之對外政策，在太平洋上，欲與美國協調之傾向，漸漸加強，惟此協調，乃美國所嘗欲，而英國方面，所嘗特別避免者也。

二 英美兩國尤其是美國，對太平洋上之戰爭，無軍事的政治的準備。此之無準備，使英美兩國對日糾紛之尖銳化，不得已而止，惟最近數年度長期間，以日本為目標而為熱狂之戰備。美國之海軍力，尤其是空軍力之發展，近來在太平洋上之地位，已有客觀的強化，至就英國之軍

遠東各帝國主義之對立現象

事關係總體言之，雖云因歐亞局勢致遠東軍事以弱，（如英國遠東艦隊之紅海迴航是其一例）。而英帝國主義因欲使其大規模的新軍事建設計劃之實施容易，對國內則利用亞洲之有糾紛而成功也。此計劃在將來（但空軍武裝則在最近將來）。所以加強（含遠東）英國之作戰地位。

三 帝國主義者，對華革命之恐怖。此乃最近十年間一切帝國主義者對華政策之重要根本之一也。日本則因其對華不可分關係地理的接近，及在華軍事威力，實行其對華憲兵任務最為適切，且本此職務而貢獻於全世界資本主義。英美兩國之對日政策，乃使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革命之鬥爭積極化之顯望，與對於中華革命勢力增大之威脅，曾有重大之意義，且現亦有之。

四 當日本在華橫行之當初，日本之宣華，謂其侵略與對俄攻擊之前途運結。因欲困蘇聯的多數國（尤其是英國）之一部份富裕階級，曾欲以同意於日本在華地位之若干強化，以報酬於日本，然關於日本對華政策之反蘇聯宣傳問題的初步規定，現在已變化矣。第一至少日本對華攻擊一緩，日本即立向反蘇戰爭突進之見解，全消滅矣。對蘇戰爭現已不起，但日本早支配中華之約半分也。

第二 今日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間，力的相關關係已變化，尤其是在遠東日蘇間力的相關關係變化之結果，又國際情勢之變化。（如德意志對歐洲之脅威）發生重大性之結果，而將來日蘇戰爭之性質遂變化矣。於是認爲使日本之力轉向於對其他帝國主義者極爲安全的方面之單獨的日蘇衝突，今日則與在歐洲的德意志法西斯主義之軍事計畫，有密接之連結矣。如此非僅蘇聯被其脅威而已，日蘇衝突，乃新世界戰爭不可否定之根源，已極爲明白矣。

然此乃帝國主義者，以日本爲蘇聯在遠東之對立物，而寄其關心於日本之事實未變。又對此主要的變化，則因最近數年之各事件，在全帝國主義世界廣泛的普及，即英美富裕階級尤其是有見識範圍內，尙痛感日本脅威之重大性，而認輕視此脅威之若干評價，爲不確實，而打倒之之事實，此不可不附加者也。

吾人特聯想二件重大契機如次。

第一 在日本橫行之初期，日本帝國主義財政經濟上之脆弱性，對日本之成功的侵略，或爲重大的障礙，而使日本之侵略止於初步的範圍乎，又即在彼已占領之中華區域，日本資本且不得已而客觀的執行強力的英國及美國資本之

仲買任務乎，等之確信實存在也。

在實際上日本之財政的脆弱性，決不使其對華攻擊之明白的獨占性質變化也。日本之軍事的政治的膨脹，雖日本之經濟力與列強不能比較，非可充分的毀壞其他帝國主義者之利益及政策也。

第二 最初以日本之此種財政脆弱性，且因其占領地與日本之資力顯然不相稱之故，以爲日本之占領，只限定於滿洲，即以此假定爲基礎，遂得結局容易與日本成立妥協性的協定之確信。且有日本對其他中華之半殖民地之現狀，不加破壞之確信，（尤其是英國方面），最近數年之事件，即日本之已侵占爲中華領土，之一塊一塊，立刻成爲日本將來發展的新侵略之根據地，凡阻止日本之侵略的任何人人之境界，皆不能建樹於中華，而日本帝國主義，乃以占領全華，爲其具體的目的之事件遂證明矣，此種事實，由一九三四年四月之有名的對華保護權宣佈，華北自治宣言之準備，對於南京政府瘋狂的壓迫，對於上海共同租界積極的企圖，上海占領準備，在華南之陰謀，最後大聲的聲明，自大要求，等一切之態度而確證矣，此事實乃成爲最近數年日本進攻發展之新的重大的契機矣。於是維

持半殖民地之中華乎，抑許中華爲日本之獨占的殖民地乎，之根本問題，遂毅然提起於全帝國主義世界之前也。

此問題，對於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英國，（美國更無論矣）爲保證其滿足的賠償，而期待中華領土分割之政策，皆不許也。不等乃皆先具體的表現於英帝國主義之前矣。英國的對日妥協政策，非親密懇談之意也，亦非欲緩和尖銳難解的遠東之英日對立也，此不可不鄭重言明也。蓋本於亞細亞門羅主義的日本之龐大的侵略計畫，在亞細亞有巨大的獨占權之英國，乃直接被反對，而首當其衝之事實，此不可忘也。最近之遠東事件，在英國乃成特別教訓，此可由下述之事情明之。

一 英國至今日其對華投資，及在中華本部一切投機之總額，較其他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較美國爲傑出，日本之對華支配完全實施，雖尚未着手，其對華橫行，乃先犧牲英國而行者也。

二 因日本帝國主義之海軍擴張，而釀成之威脅，（華盛頓海軍會議之決裂，以太平洋之大部分歸日本之支配下的海軍力平等要求），目下乃着着將已被日本所脅威的英帝國主義之勢力範圍及含有多處的重要的殖民地之（香港，

英領馬來，關領印度，太平洋自治領，及政治的連命，與中華緊密結合之印度）。極東紛議地理的範圍擴大，且有擴大之危險也。

三 到今日在太平洋上指導的帝國主義強國之地位關係，乃由美國之原則的，但無爲的，非妥協性，與英國之助虐性所成之特徵可想而知也。英國之助虐，在日本乃其一切對華政策之重要支柱也，華盛頓則以美國之對日態度愈冷淡，使英國之行動愈積極進行，故美帝國主義，在此方面，斷不急於援助其宗邦的英國也。

由此種契機，日本遂將使中華爲其獨占的殖民地，而將中華之半殖民地的現狀，遂公然蹂躪矣，英國至此，遂迫於二者擇一之必要矣，即英國之在華重要地位漸次消失，且將來不得已須從中華撤退，即由此等覺悟，而取消極態度乎，或須擁護其重要地位，而鬥爭，至少當英日新協定，不可不取釀成對英國有利的條件之手段，然現在既取此態度矣，英國富裕階級，關於遠東問題，對日本助虐之前途，雖尚未看破（例如由某雜誌代表之有力團體乃謂「在極東英日之經濟的利益在本質爲一致」等可證明也）然不可不認爲由上述之規定，將此問題，由本質上作一豫言

也，何者，英國之在華利益，在英國頗爲貴重，加之此利益與英國之印度支配，極爲密接的結合也。英國也，

美國也，皆不能脫出此世界資本主義之重要豫備市場的中華也，此兩國而爲獨占的資本主義時，則不放棄此世界的任務，將以中華爲中心，而繼續其鬭爭之情事，此不可不先慮也，故以獨占殖民地而征服中華爲目標之日本計畫，難實現也，欲強爲實現，則發生新世界戰爭外，無他術也。

但英國則爲其極東政策，與北非及歐陸之狀態，作未嘗有之大連繫，現在不敢公然變更其遠東政策，而強化其反日傾向，此可由下面之三事實說明之。一 英國依然避顯明的對日糾紛。二 英國之遠東政策，以擁護中華半殖民地的現狀，強化其在華地位，爲當面之任務。三 英國之策謀，對日本不爲直接的政治反抗，以對南京及西南的援助，作間接反日運動，對種種軍閥勢力，特由其適當的經濟財政手段之利用，沿反日之陣線，着着發展，于是對日本之膨脹的英國策謀，遂帶對華國際金融干涉計畫之形態也。

英國政府（以健全中華之貨幣流通信用金融爲目的）已於一九三五年初頭，利用當時中華之財政經濟狀態，而

對美日兩國提議，對華共同借款矣，此案自有明顯的政治目的隨之者也，卽此案實現，將致下列之結果。

一 強化中國政府對日本之態度，中國政府，可由此借款抵抗日本之壓迫，且得比以前爲有力。二 反對日本以中華歸自己之獨占統制的意圖，而欲強化對華國際統制。

英國此提議，在結束美國之孤立，及以使大英國本來之反日政策積極化，爲目標之羅斯福新政策，自以此爲成功之證據，而爲美國有力的言論機關（尤其是紐約太晤士）所歡迎矣。但華盛頓，汲汲固執，夫此政策與彼之特典不確信英國政策變更之重大性，遂不急于援助英曠之發起矣，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此問題，當然取斷乎反對之態度，且現仍反對中也。

於是外京交涉，遂未得良好之結果矣。英國政府不得已，前年秋，乃派其重要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於遠東也。

李之任務，乃以日本參加英國之國際借款案爲基礎，關於對華英日合作而與日本政府折衝，然李氏在東京極被冷遇，據日本新聞之一致報道，當與李滋羅斯之折衝不僅日本對華支配承認也，大不列顛帝國全領域之對日本資本及商業門戶開放之承認，皆爲對英談判之必要條件，而爲所

提出者也。

李滋羅斯，受日方如此反對，遂在華取自主的行動矣，其結果前年十一月三日，中國政府之幣制改革發表矣，其得結果如次，中華脫銀本位，取不兌換紙幣本位，國內一切銀與銀行法幣兌換，而爲國有化，紙幣發行在政府之統制下，最初集中於現存之半政府的三銀行，將來集中於中央銀行一行，本位貨幣之行市，特別低下，照當時之銀價，中國銀幣所具銀之價格二先令，減爲一先令二五辨士。中國若實際上以此方針，與磅單位繼續爲一定之行市，則中國無形中加入英國之磅單位集團矣。

中國政府所實施之此改革，在中國之本位貨與信用之領域，依然不在支配的英國銀行之直接支持與同意下所爲之英帝國主義之計畫而直接向日本反對也。中國政府之幣制改革，乃與由英國銀行組織一擁護英人對華借款所有者之利益的，特別有力委員會同樣，英國報紙早豫言矣。

幣制改革之後，英國報紙之一致贊助，在倫敦市場中國紙幣之騰貴，由即時公布違犯新法令處罰令之形體的英國方之直接的支持，最後對於李滋羅斯參與幣制改革報導

遠東各帝國主義之對立現象

之形勢的否定，同時依然繼續以關於國際借款案向日本人意味深長之警告矣，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南京，即對倫敦，亦必頑抗無論矣。幣制改革，乃強化中國政府之向外國，尤其是向英國之財政援助之追隨，且與日本比較，則強化英國之政治的影響，但（由上述之英字新聞自明矣），英國富裕階級，至少在現階段，不敢爲重要的對華單獨借款，則不可不申述其主要原因。（一）有激化單獨的英日糾紛之危險。（二）將不能與充分的政治經濟保證於英國帝國主義者，英國之目的，在實行由日本參加之對華國際金融干涉也。英帝國主義對於日本之單獨的軍事政治統制，而欲對置以國際的統制，既如上述矣，依此種國際統制，則倫敦以提案人之結果，且以世界金融中心之便利，而贏得極能動之地位也，故中國政府之幣制改革，不僅在此方面繼續英帝國主義以前之努力，乃實施英國此種意圖（對華國際金融干涉）之重大步驟也，以改革實施爲中心，而爲瘋狂之爭鬥，乃理有固然者也。

幣制改革既如此爲國際的對華金融干涉之實施而鬥爭，以弱日本之地位，反之以強英國之地位，則日本帝國主義舉全力以破壞幣制改革，及與連結之英國計畫，其結果

日英糾紛，將顯然暴露於遠東且激化焉，乃必然而無疑者也。

如此激化直後之動向則日本帝國主義之報復手段，尤其是上海的脅威局勢之養成，及華北侵略計畫之漸次實現也。華北問題不僅因其有關係於在華北英國之現存利益也，華北之滿洲國化，乃轉化中華為日本殖民地的事業之重大一步，故在英國乃特別重要也。華北占領，與到黃河沿岸的日本勢力之橫行，乃作日本將來向長江沿岸及華南進攻的巨大準備地，而增加日本對中國政府壓迫之結果，且使反對日本而支援中國政府的一切努力，及幣制改革之政治影響，無力故也。在現在英國對華北問題，雖云避公然的發言，然英國外交官，則積極的參加於以欲使華北獨立的日本之企圖為中心，而展開的舞台裏之鬥爭，此不待言也。

於是極東所發生之變化，得總括之如次。

一 此變化之最要者，則向日本反對的英國之極東政策頓呈積極化之事實，此事實，可認為釀成英美帝國主義共同排日之新可能性。

二 但同時英國現在雖對日加反擊，其對日政策一般的協調的方針，仍不欲使其變化，亦不欲強化與日本糾紛之

事實，則不可不申述也。反之英國報紙之微溫的和解的論調，則論英國現對於一定的在華優先權之日本要求即對於中華問題（但非對於日本之獨占者）指導的發言權之日本要求，亦認為正當，並指示英國現欲與日本協調合作，（自然在維持帝國主義者共同管理下半殖民地之中華的一定條件之下）且繼續確守其方針也。

三 但現在英國雖以顯然被制限的任務課自己，將來為其遠東政策決定的變更不得已而鬪爭，未可知也。若日本不為顯然的讓步，若其對華北計畫，決定的實施，若其向英國勢力範圍之橫行繼續，雖英國政府之逡巡，雖有若干困難潛伏於英國之這樣，然將來英國之反日政策之尖銳化，乃不可避免者也，就中以占據上海為目的的日本之決定的行動，將使英帝國主義，取反日手段，不難確言也。事態之本質，關於中華問題，英帝國主義退步之界限，已甚明顯，日本不得越過此界限也。

但目前日本已侵佔平津，倫敦英日談判已中止，究竟英將援助中國以與日本抗爭保持其遠東權益乎？或聽其日本橫行將退出遠東乎？又或英日間已有默契而劃分勢力範圍以宰制我乎？吾人其拭目俟之可也。

蘇聯之社會經濟建設的電氣化

梅 磊

一、前言

蘇聯自推翻帝俄政府，建立蘇維埃聯邦政府以來，於茲已二十稔。惟其在發展過程中，外受世界資本帝國主義

之猖噬，內受經濟恐慌浪濤之擊盪，新形態之社會機構，幾歸瓦解。後經彼邦人士，力對內在病態，深下針砭，闡發安內即攘外之理論與實踐，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方克渡此恐慌關頭。迄今匪特渡過恐慌關頭而已，且有「一葉乘風，彼岸直達」之勢，所謂以新社會否定舊社會，換言之，即是以共產主義否定資本帝國主義之存在，其職責，蘇聯竟敢負之而不辭。

蘇聯以此鉅重職責，荷置於肩，因此，對於「第三國際之軀幹」之蘇聯本身，在「武力為新社會誕生之原動力」之現階段，就不能不充備武力。但武力是寄託於社會經濟之身上，換言之，欲求武力之發展，必須先求社會經濟之

蘇聯之社會經濟建設的電氣化

發展，欲求武力來否定舊社會——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存在，亦必然地要先求社會經濟之健全與繁榮。所以在與資本帝國主義相對立之現階段之蘇聯，其第一步所應下之棋，決為社會經濟之建設。

果然，自史丹林秉政後之蘇聯當局，對此問題，極為努力。其每年度投資於社會經濟建設部門之總額，常佔國家歲出總額之半數。例如今年度預算中歲出總額為七八·七一五·〇二八萬盧布，而社會經濟建設部門竟佔三七·五八三·五〇一萬萬盧布。因此，蘇聯之社會經濟，便日見改進，日見繁榮矣。

在其社會經濟發展之反映下的軍備，（因軍力是產生於經濟的本身上故，）亦日見充實。因其日見充實，故給與以資本帝國主義自稱之日本的一個大威脅。日本此數年來之奪我東北，侵我察綏，擾我平津，志在滅華，然亦無法否認不是為針對此威脅之結果。田中在奏摺已明言矣：

「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綫，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發達，亦可防杜俄勢之侵入……」故倭寇侵奪東北後，其第一步着手，便完成海克綫，拉濱綫，敦清綫，北黑綫，長大洮索綫，海林綫芬河綫，哈爾濱富錦綫，哈爾濱大黑河綫，安東城子驢綫，新京扶餘綫，奉天撫順綫，山城通化綫，哈爾濱同江綫……等軍事運輸之大循環綫。近且脅迫我國聯合防俄，暨煽惑蒙藏，企圖成爲若輩胯下物，諸如此類，均足表現其對蘇聯警惕懼畏之醜態。

然此醜態此形成之結果，益使蘇聯對於各種建設之不敢稍懈。蘇聯既以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爲對象，則對此砥礪及米之日帝國主義，必然地不容長讓跳梁。吾人明乎此，方克諗其竭力建設之主因。不過邇後兩方對立事態，或因此而越繁鎖與嚴重矣。昨據日本陸軍省之調查，於去年度因地界問題所讓起之衝突事件，竟達一百二十八件之多。然於今年度觀之，恐未必視爲空前之紀錄也。

然而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不論若輩衝突事件多寡，吾人決不能長此隔岸觀火，蓋在蘇聯社會經濟發展之日，

即日本坐上針氈之日，日本坐上針氈之日，即日俄衝突事件擴大之日，日俄衝突事件擴大之日，即吾人被牽上屠床之時也。因此，處此燭影搖紅之近邇，苟有所見，安敢默然。所以筆者塗草本文之動機，就即在此。惟本文所需之材料，搜覓匪易，故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誚。

二、蘇聯農業建設之電氣化

吾之首先須知道者，就是：現時代之輪已推進到電氣建設的階段。

站在電氣建設的現階段來檢看蘇聯社會事業之建設，必然地須從蘇聯之電氣方面入手，似無疑議矣。

茲先談其農業之電氣建設吧。

蘇聯農業建設之電力利用，事雖遠在帝俄時代已具端倪，但其電氣設備，極爲簡陋，發電能力，亦極薄弱。迨及社會革命後之翌年，幾經增設，始達五千一百八十基羅(Kilowatt)（比革命前增二倍半）之發電能力。然爲時甚暫，又呈停頓狀態。迨後一九二五年成立國立電氣化委員會

後，農業建設，悉用電力。形成電氣發展過程，決定農業生產過程之普遍現象。例如一九一八年之三百十萬 *Kilowatt-hour* 之電力量，內竟有二五%以上為消費於農業生產方面，而其發電設備之數，亦比一九一八年約增五倍。吾人在其電力消費量激增之過程中看，當可知農業生產量之發展過程。果然，在其社會革命前後之農業生產量，頗為

扭起盤腳步武向前蠕動，或竟開起倒車往後縮退之現象，常使蘇聯當局及其國民有啼笑皆非之感。可是其後由電氣不斷發展的反映下之農業，即由電化委員會成立後之逐年農業生產量，據蘇聯之一九三七——一九二七——一九二

八經濟年度發表，竟佔國民經濟總生產額之五二%在其約洛巴穀倉湧出之小麥，常足影響世界之小麥市場。由此，可知蘇聯農業建設進展之一斑。

蘇聯對於農業建設之電氣利用，由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以至第二次五年計劃實施之過程中，可說已完全電氣化。如脫穀、灌溉、製粉，農業器具之修理，給水，飼粉之貯藏，濕氣與溫度之調和，人工降雨，人工澆化……等等，無一不是使用電氣。因此，如欲窺探其農業發展情狀，必然地須先檢看農業電力之增減的動態。

其第一次五年計劃期中之農業電氣化狀態如下表：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發電設備數	電力千基羅	發電設備數	電力千基羅	發電設備數	電力千基羅	發電設備數	電力千基羅	發電設備數	電力千基羅
北部地方	一六〇、四七		一七〇、五一		一七〇、五一		一八〇、五八		一九〇、六六	
加利亞自治共和國	六〇、二九		六〇、二九		六〇、二九		六〇、二九		六〇、二九	
列寧格勒州	一一三三二、一一		一二六二二、二三		一二六二二、二三		一三〇二二、五三		一三七三三、二八	
西部州	一三〇、六四		一三〇、六四		一三〇、〇四		一三〇、六四		一三〇、六四	

莫斯科州	八〇四、二〇	八三四、九八	九三五、九八	九七一〇、八	一三六二、四六
于華諾夫工業州	二八一、四二	二九一、四六	三〇一、五四	三三一、七九	四四三、三六
高利基地方	一九〇、八一	二二一、二二	二三一、三三	二五一、四七	三三一、七八
斯爾都老夫斯克州	三三一、九八	三七二、〇七	五五二、八四	七九四、九〇	九八六、二七
巴斯基爾自治共和國	四〇、七一	四〇、七一	四〇、七一	九一、〇二	二二一、二八
他他爾自河共和國	八〇、二〇	八〇、二〇	一〇〇、三〇	一一〇、三五	一六〇、六〇
克布于西夫地方	二〇〇、五九	二二〇、六六	二八一、二六	三一、五六	四六二、三三
奧老尼——治州	三〇一、一一	三二一、二一	三二一、二一	三五、三八	四二、二〇
克爾斯克州	一二〇、四四	一三〇、四九	一三〇、四九	一四〇、五四	一八〇、八〇
沙拉都夫地方	五〇、二四	六〇、三〇	六〇、三〇	八〇、三三	一二〇、六七
沿奧爾瓦德人自治共和國	六〇、三〇	六〇、三〇	七〇、三五	八〇、三六	九〇、四三
斯他林拉都地方	四〇、二〇	四〇、二〇	四〇、二〇	五〇、二二	七〇、三八
阿佐夫黑海地方	三九一、〇四	四〇二、三四	四五三、七五	五三四、三一	五九四、六一
北高加索地方	一六〇、七一	一六〇、七一	一八〇、八一	二二〇、九六	二三一、〇六
克利美亞自治共和國	一二〇、八一	一二〇、八一	一二〇、八一	一二〇、八一	一三〇、八五
加查佐克自治共和國	三〇、〇八	三〇、〇八	三〇、〇八	三〇、〇八	六〇、五四

西部西北利亞地方	一六〇、六〇	一七〇、七八	二八一、六三	三九二、六一	四九三、五五
東部西北利亞地方	三〇、〇九	三〇、〇九	五〇、二一	八〇、四六	九〇、五六
遠東地方	一〇、〇四	一〇、〇四	一〇、〇四	七〇、四一	一九〇、六四
烏克黎那共和國	一一二六、二〇	一二一六、八〇	一二六七、三〇	一三四七、六〇	一四〇七、九〇
白俄共和國	五三一、八〇	五七二、〇〇	六二二、三〇	六五二、五〇	八八四、八七
後高加索聯邦	二九一、五〇	三二一、七〇	三二一、七〇	三六二、三八	五〇三、〇九
烏佐啤克共和國	三〇、二〇	三〇、二〇	三〇、二〇	三〇、二〇	一九一、七四
總計	六九四三、五八	七三三三、〇二	八〇二五、〇〇	九〇三五、二八一	一三五五、八四

其第二次五年計劃期中之農業電化如下表：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發電設備數	二〇	二二	二三
電力千基羅	〇、七八	〇、八一	〇、八六
發電設備數	八	八	八
電力千基羅	〇、三六	〇、三六	〇、三六
發電設備數	一四四	一六四	二〇〇
電力千基羅	三、四六	四、〇四	五、一四
發電設備數	一五	二〇	二六
電力千基羅	〇、六七	〇、七五	〇、八三

莫斯科州	一九〇	一三、一一	二五九	一四、五〇	三五二	一六、三六
加利寧洲	—	—	—	—	—	〇、六三
于華諾夫工業州	四八	三、八二	七一	四、二〇	一〇〇	四、九四
高利基地方	三六	一、九〇	七七	二、三七	一二五	二、八五
基老夫地方	—	—	—	—	—	〇、三四
斯爾都夫斯克州	一一四	七、一九	一三九	八、二三	一六六	九、三〇
支利亞便斯克州	—	—	二	〇、一〇	四	〇、一三
奧摩斯克州	—	—	—	—	五	〇、〇一
巴士基爾自治共和國	二四	一、三八	三八	一、七八	五四	二、一七
他他爾自共和國	二〇	〇、七〇	二三	〇、七四	四三	一、〇九
克布于西夫地方	六四	二、七九	九七	三、八二	一三六	四、八一
奧連布爾州	—	—	—	—	三	〇、一二
奧老尼治州	五四	二、三二	六五	二、五二	九六	三們二三
克爾斯克州	二〇	〇、八二	二一	〇、八四	二七	〇、九七
沙拉都夫地方	一五	〇、七五	二二	一、〇〇	四〇	一、六八
沿奧爾瓦德人自治共和國	一一	〇、四九	一一	〇、四九	二四	二、六九

斯他林拉都地方	七	〇、三八	二四	〇、六一	三八	二、〇四
阿佐夫黑海地方	七三	五、七三	一〇一	六、九二	一二二	九、一〇
北高加索地方	二六	一、二七	三二	一、三七	五四	一、九七
達斯丹自治共和國	—	—	—	—	一一	〇、三七
克利美亞自治共和國	一四	〇、八八	三二	一、一三	四七	一、四八
加查佐克自治共和國	六	〇、五四	九	〇、六一	一二	〇、七六
西部西北利亞地方	六二	四、一三	九六	五、〇三	一四五	六、四〇
東部西北利亞地方	一三	〇、七六	一四	〇、七八	二五	一、〇〇
遠東地方	一九	〇、六四	二三	〇、七〇	二六	〇、八〇
烏克黎那共和國	一九三	一〇、七四	二四九	一六、六八	四五二	三四、三六
白俄共和國	一二三	六、二八	一四三	八、七一	二九一	九、九七
後高加索聯邦	七五	四、四〇	八八	四、七九	一二四	七、〇〇
中央亞細亞	一九	一、七四	二四	一、八六	三三	二、一六
總計	一、四一三	七八、〇三	一、八八二	九五、七四	二、八四四	二四八、三〇

根據上列兩表看，蘇聯對於農業建設之電氣設備數及其電量，很明顯是逐年度之增加。尤其在第二次五年計劃

蘇聯之社會經濟建設的電氣化

實施中之三年總額，比第一次五年之總額竟增三四倍以上。第一次五年建設之重要對象者，為土地之灌溉，畜產之

改良，棉及蔬菜之栽培，農具之修理等，此數項建設之電力消費量，單以一九三二年來說，已約達三萬四千六百萬 Kilowatt-Hour。而第二次五年計劃實施期中所着重者，則為電氣脫穀機之使用。列如一九三二年之脫穀機僅五五一架，而一九三三年竟突增為一四四五架，一九三四年又增為二二三三架，一九三五年又增為四一八〇架，其逐年度增加之數，幾達一倍有強。並且因使用脫穀機，故其穀物農場之面積，亦隨而擴大，如一九三〇年之穀物農場面積為三萬三千百海克脫阿爾（Hectare），到一九三五年已激增為一百五十萬百海克脫阿爾。

總之，蘇聯自實施以電氣建設農業以還，不論其農產品為若何部門，其生產之增高數，實與發電設備數量之增加成正比。例如一九三二年度之總收穫高為六億九千八百七十萬海克脫立脫爾，而翌年度立即超出達一億九千八百萬，竟有八億九千八百海克脫立脫爾之收穫，即以今年度觀之，聞亦比去年有增高二四％之希望云。

蘇聯以電氣來建設農業，由帝俄政府崩潰以來，明顯地給予世界認識其成功之光輝，此亦蘇聯人士足堪自誇者

。誠然，列寧之有名的方程式「共產主義——蘇聯權力十電化」，全已實證矣。

蘇聯使用電力之結果，增高農業生產數量，固靡論矣，昔即不蕪之荒地，如北高加索地方，支利亞便斯克州，沙拉都夫地方，克布于西夫地方，克利美亞自治共和國等地，近年來所闢為耕地者極夥。吾人若根據上述兩表之比較，當不難得驗其概況也。

上述之農業建設是如此，茲再看其工業建設如何？

三、蘇聯工業建設之電氣化

蘇聯對於工業之建設問題，在帝俄政府時代，備極漠視，卽至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之初期過程中，亦談不到有若何之建設。有之，當在電化委員會組織成立後始。電化委員會除着力農業電化建設外，對於工業建設，亦有相當之策劃。如規定在東巴斯，都尼普爾流域之南部礦業地方，設立十年乃至十五年間之新工業發電所，實行新工業發展之促進。誠然，在帝俄政府崩潰前後，蘇聯乃為一個以「農業為中心經濟」之國家，業工業者，數量僅佔其總人口

二〇%左右，故其欲使工業克獲實飛萬丈者，於短期內誠匪易易。然蘇聯早見及此，故其對於建設地區之範疇，亦僅及於重要之工業地區。

然在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幕後，工業之使用電力，極爲普遍。如加里甯熱電供給所，可斯特羅馬熱電供給所，哥羅佐奴熱電供給所，蘇加爾暨康特斯加亞製紙廠附屬熱電供給所，斯摩斯克熱電供給所，……亦次第建立。此種建立計劃之基生，是全在一九二八年所催開之全聯邦動力大會。故此在其計劃實施後之工業發電所之設備數，若以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五年兩相比視，誠有小巫見大巫之概，蓋一九二八年之地方發電所僅爲四二四，而一九三五年實增爲三五七一，其工業發電所亦由九九四增爲二一七二。茲再以其生產過程之電化係數觀之，則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三年之比率，便如下表：

工業部門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全工業	五一、二	七三、一

石炭工業	六一、六	八四、六
探取	七三、一	八二、六
加工	七三、二	七七、五
黑色冶金業	三六、五	四六、五
金屬加工工業	七〇、七	九〇、一
木綿工業	五五、〇	八一、六
製糖工業	一八、八	三三、五

茲僅以第一次五年計劃期中觀之，已呈急足之進步，若再以其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後來看，又當較前飛躍矣。在其蘇聯本報已屬如此，即其在西北利亞之遠東邊陲，凡百建設，亦莫一不是着重於電力。如隨新西北利亞鐵道之建設而建設之哈府製油廠，尼布市之製油工場，海蘭泡之餅干工廠，寶支卦立奧之製粉工業場等等，均有發電所之設備。並且蘇聯對於動力生產裝置之大部份，完全近代化。由此以觀，則蘇聯工業之發展前途，誠難限量也。

日本人民戰綫論之批判

雨生

最近法蘭西與西班牙之人民戰綫運動迅速發展以來，日本之社會運動界與其有關係之論壇中疊有介紹此運動之論說，並有主張將此運動按日本之現狀使成爲具體化者。

將此種人民戰綫論以最朴素之態度論說者其爲室伏高信氏之人民戰綫是也。此書對於西班牙反革命事件有如下之表現。「……叛軍勝，仰政府軍勝，此種問題雖任何人不能有決定之豫言，但對於其任何一方感覺傾向同情者想來亦不在少數也。」

政府軍，叛軍——爲希望此中一方之勝利者即表白自己政治立場者也。群言之即希望政府軍之勝利者不用說即自由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又希望叛軍之勝利者不問是否即有幾分法西斯蒂意味也。

人民戰綫與國民戰綫非獨於西班牙起正面衝突即整個世界亦由此二陣綫構成而因其欲縱斷世界使得西班牙問題成爲世界極感興味之問題也」。

此短評誠將人民戰綫論用極適當之方法概述者也，並相當富于暗示性者也。然亦不能謂爲無疵也，蓋吾人於其短評中雖能對何以人民戰綫在日本受歡迎之問題可得心理之解答，然此運動當其能具體適應日本現狀時發生若何形態與結果則在此短評中不獲推論者也。

人民戰綫在限於右程度內行使，只須認識法西斯蒂主義戰綫爲反法西斯蒂主義戰綫單一化則大致不差也。又反法西斯蒂主義戰綫之擴大強化之舊名詞以人民戰綫之語代而使其流行者也。

然而僅以此點說明則其他批評者如貴司山治氏後兒般雜誌之指摘「在日本，人民戰綫究竟是「政治」是「思想」是「幻想」或是智識階級之所謂「夢」不明其真相者也」，然將此與日本之現狀與社會運動關聯則問題逾趨複雜而不易回答者也。事實上在日本人民戰綫論流行中不無將此程度飛躍者，例如「實際上以現在客觀情勢觀察則欲與法西斯蒂門爭除用「人民戰綫」之戰術無他也。苟欲與法西斯蒂門爭則想來未有反對「人民戰綫」者。是以現在凡

全世界法西斯蒂脅威之所在不問多寡必有議論所謂「人民戰綫」之問題也。

願日本則法西斯蒂之脅威已成爲現實矣，此任何人不可否認之事實也。是以與法西斯鬥爭之「人民戰綫」成爲目下議論之種子者殆不可不謂當然之理也。如此論法則必謂「人民戰綫」乃今日反法西斯蒂唯一有效之戰術，吾人須早日將此輸入日本否？」然則反法西斯蒂鬥爭之人民戰綫只行於諸外國，而在日本則不但處於世界法西斯蒂傾向中，無對此有現實之鬥爭，而且其發展中亦無人民戰綫者。

在日本之法西斯蒂脅威與外國之人民戰綫運動之發展之對照，乃爲對日本進步之智識份子與勤勞之大衆刺戟人民戰綫之氣分，此又爲日本對社會運動界之新刺戟而對於主客顛倒氣分之日本人民戰綫論則有充分批判之必要也。

一一

其次以人民戰綫的氣象之日本的具體性爲前提，而討論此運動可能之條件與其應扮演之角色，及其具體化的組織過程者，甚多。試觀「改造」特輯號「人民戰綫與日本

日本人民戰綫論之批判

」，於是荒烟寒村，清澤洲，鈴木東民諸氏，肯定的從他於日本人民戰綫論矣。此諸人之立場雖不必同，然以何者爲日本人民戰綫，則彼此各有其特徵也；由荒烟觀之，則日本當面之政治情勢，恰與德之歷代政府失政權于國社黨之過程相彷彿，因之唱反法西斯人民戰綫樹立之急務，在日本之平民層，決非等閑問題也」然此日本人民戰綫論者當時究以何者爲目標，而作成耶，由荒烟氏觀之「人民戰綫者，與法西斯之反動勢力鬪爭，而擁護民主主義的自由之大衆運動也」。「故人民戰綫者雖不外勞協階級，農民，小資本家之共同戰綫，然其中心勢力，其基礎條件，固須經勞動階級自身之政治上經濟上的共同鬪爭，而實現其階級統一也，若此中心與基礎而失其存在，則決不能樹立有效之人民戰綫也」，因之「若真實的希望反法西斯人民戰綫之樹立，則勞動合作社之統一，同時勞動者，農民，及小資本家之反資本主義的共同戰綫，即單一無產政黨之實現，乃努力之目標，在吾人不得不爲喫緊之重要問題也」。「因之人民戰綫猶未出言論之域也」現下但云「共同戰綫黨，乃至單一無產政黨之實現」，爲應努力者而已，今日新提出之「共同戰綫黨，乃至單一無產政黨之實現」之

問題，雖爲反法西斯戰線之擴大強化，日本人民戰線運動之必要，共同戰線黨乃至單一無產政黨之實現，然對照今日之客觀的情勢，則現實之意思尙不明瞭也。

荒烟氏之議論，則在今日目前即在假定日本人民戰線之出現爲可能。對其所假定之政治的基礎，試作假定以上之熱心的追求，則清澤潤氏之議論也。

由清澤氏觀之，嘗人民戰線之組立，「一須以爲現在社會共通之目的而戰爲基礎，其次，須由主張共同者結合，故各個不可不用共通之題目」云，雖以此二基礎的條件，然在僅僅無產階級之微力結成的日本，則將來成問題之人民戰線。「關於資本主義更不得不持保守的傾向」云。

雖然依此人民戰線之設計而負工事之責者，爲何等主體乎，負責人之第一候補者，雖可定爲社會大衆黨，然此非清澤氏之所滿足也，以上則有用清澤氏三段論法式之理由，在第一段，則資本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選舉，遂橫於人民戰線之前也。「以資本主義爲唯一無二之敵者，則與法西斯之勢力結合，而倒資本主義可也，他方若認法西斯之危險爲最重大，則暫與準資本主義的勢力（例如既成政黨之進步分子）在此點提攜而布排擊法西斯之陣可也」。

然（依第二段之理由）如特別議會所見社會大衆黨指導部，當以二二六事件爲中心而討論時，則攻擊既成政黨之罪惡矣，如此「投石於法西斯排擊陣者非卽以表示對人民戰線之結成以熱誠乎」。因之（依第三段之理由）「若以社會大衆黨之政策，爲人民戰線之中心，則人民戰線之構成分子，卽普通稱爲法西斯分子者也」，此三段式之理由也。

清澤氏熱心的尋第二之候補者，而求此於「社大黨內他潮流所示今後至少以與攻勢法西斯戰之戰術爲當前之課題」之分子。（此戰術信徒雖不可必有）（筆者）而「在此情形則日本之現實的情勢，遂使大衆黨，必然與資本主義的勢力，或與既成政黨提攜而作書面之矛盾矣」。然此「非有克服困難的努力，與熱心，則較大的災厄，且向勞動者，愛自由之全民衆，且向日本之國家襲來也」，充分的鼓舞一番，而加此重荷于社大黨也。

此日本人民戰線論者之議論，實充滿急進自由分子特有之粗雜性，例如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且對立於現下之情勢，無產政黨與現成政黨之進步分子，在特定之目的下提攜，對既成政黨之罪惡而施以攻擊，亦認爲是！

術，人民戰線之工事，不知何時且變爲社大黨之分解作業，且爲資本主義勢力，且組成既成政黨之一翌，隨處皆可指摘其錯誤者也，清澤氏放言「人民戰線若有必要，非出於法西斯出現以前無意義」而着手，此日本人民戰線之設計，然此設計已失敗矣。

三

今有與上述清澤氏行徑不同之日本人民戰線論，此論之特徵，乃假想以現實的日本無產陣營，及無產階級之特定動向，爲人民戰線運動者也。

例如「改造」所見鈴木東民之論曰，法蘭西人民戰線之成立，已刺激於日本，如勞動者合作社之合同，總選舉時無產政黨之戰線統一等，皆法蘭西人民戰線之成立所反映也，勞動者，農民，及小康家之廣汎階級間，雖無明白之形體表現，至反法西斯主義戰線結成之必要，乃同感之事，則無可疑者也，以一例證之，則今春總選舉時，無產黨之進展可得而舉也，蓋在日本無產黨之力甚微，此點雖爲人民戰線結成之缺陷，若以無產黨爲中心，而謀反法西斯主義戰線之結成，亦未嘗不可能，其機已熟矣云云。

日本人民戰線證之批判

誠如鈴木氏之所指，「在今春總選舉無產黨進展要案之中，小商人，手工業者，中下級官吏，教員，會社員等等，對既成政黨之無力，及法西斯化，咸抱反感，而投於無產黨之陣營者，不能不算爲重要性，乃世人之所同認也，然組織之指導者，乃擴大強化無產黨之任務，改善不適宜於此運動之部分，則擴大無產黨自體之抱擁性，及指導性也」云云。此乃欲於無產黨運動之上，再加以人民戰線之戰術，非人民戰線之結成也。

此種日本人民戰線論之相當完成的表現者，則可于下列大森義太郎之議證中求之也，（註一）在日本現在之進步分子，造成人民戰線爲第一大事業乎否乎，或強化原來無產政治的勢力爲第一大事業乎，在無產政治勢力尙幼稚之日本，而謀其發達，固第一大事，若以人民戰線之建設，爲次要，或因之引起輕視此事業之結證，則誤矣。

無產者之政治的勢力之伸長，非僅僅如此可得而企也，須經現實之政治鬭爭始可圖之乃必然之理，何者，現代之大規模的政治鬭爭，乃與法西斯主義之抗爭，須由此勝利而後無產者之政治勢力乃伸長也，然與此法西斯主義之鬭爭爲最有效之組織者，則有人民戰線在，進步的分子，

先建設人民戰線可也。

在大森氏則無產政黨自體之擴大強化，與人民戰線結成，雖曾爲一度之區別而後，然人民戰線在法蘭西，西班牙之例，則如急進自由主義的政黨，與社會主義諸政黨，共立於最低綱領之連繫上，以協同之形體出現，則尙未之見也，試就證者所舉日本人民戰線之要素觀之，則有急進自由主義分子之由既成政黨分離之萌芽，文化運動者及由智識分子之一部而起的人民戰線之待望，無產政治戰線，及勞農合作戰線等的統一促進等之構運，於是此證者之所謂人民戰線之輪廓則如次。

社大黨，勞農協會，全農，全水，東交，全日本勞動總同盟等集合而唱導人民戰線，加以急進自由主義者，與學藝關係之人衆，又以何等之形式而謀包含一般之知識分子時，則日本之人民戰線之一度樹立，可概厥成也。

證者由此結證而使日本人民戰線證具體化，或可爲主觀之滿足，然以此而現實的結成日本人民戰線，在最低綱領之下，以與法西斯鬪爭最有力的組織而活動，能且贏得滿足的客觀結證，任何人恐亦不能作此保證也。即今日之情勢，試假想人民戰線之工作，其本質即一爲無產政治戰

線之統一促進，一爲無產黨之外聯的團體之結成促進，亦容易想像也。若以此爲可，則在發端時，已非人民戰線之結成，乃另一問題也，即因爲促進無產政治戰線之統一，有故意以結成人民戰線爲手段之必要與否之問題也。其他則關於日本無產政黨組織之原則，大衆政黨應否附隨以外聯之團體之問題。前者則有應爲現實的批判對象之勞農無產協議會之運動，後者則有日本無產政黨運動十數年之經驗與理論的檢討之結證，前者或爲肯定，後者則多爲消極也。

四

上述日本人民戰線證之真實的形態，乃諸外國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運動之激昂，與日本的無產陣營進展之間所生出之氣象，不過適應此項公式的議證，或於有意無意之間，而爲無產政治戰線統一強化證之新裝也。

然則何故日本人民戰線，在反映法西斯主義世界的傾向之日本，不能期待其活潑的躍進耶，吾人所悉許多日本人民戰線證不可能之主張。（雖因篇幅關係，不能將此項批評悉數載入）可綜合之如次，其成爲主要要素者，皆

視爲其相關結果者也。

第一在日本無產政黨（共產黨及大衆的無產政黨）之社會勢力，尙未能進展到獨自之階級的勢力，因之對資本主義之矛盾，及法西斯之危害，使國民大衆之各層，爲對抗的動員之主體的勢力，則微弱矣，第二則因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之行進過程之特殊性也，即日本之政治情勢，雖可認爲法西斯，乃至法西斯之過程，然其進行，尙未與國民大衆以真實之緊迫感，亦事實也，第三在日本急進自由主義，乃至中間派的政治勢力之獨立存在，殆皆無有也，此等在既成政黨之分解過程，或出現於議會之上面，至能否以社會的勢力，與國民階級連結，則不得不謂爲疑問也。第四人民戰線結成之成功，乃必須與國內及國際的階級鬭爭之一定階級有關聯者也，即將國民階級明確的二分，如沿國策線之階級者，或政治的危機之階級也。

吾人在日本雖可認明此等要素，及其相關之存在，然同時須併行考察之問題，則日本內與人民戰線運動之激昂相當的社會運動之動向，皆無與否之檢討也。

此項運動可由勤勞大衆之反法西斯的支持而進展於最近日本無產政治戰線之上而認出，既如鈴木東民氏及凡日

日本人民戰綫論之批判

本人民戰線證者所指示也。此進展，在昨年秋季全國府縣會選舉戰曾喚起社會之注意，經今春之總選舉，而反映於東京神奈川府縣會選舉，及爾後地方都市町村之選舉戰也。此項進展，與綿亘數年間英國勞働黨之再進展，法蘭西，西班牙人民戰線之躍進，及在歐州大陸的民主主義各國無產陣營之進展，如出一轍，然日本無產政黨自滿州事變以來，在所謂非常時反動之中，其拱手無爲而迎此進展之潮流耶，抑非然耶，至任何人皆不能沒視之事件，則在滿州事件直後之高潮，抗日本主義及國家主義之侵蝕，而統一強化自己之階級的陣營者，則勞動合作統一戰線之柱石，日本勞働組合會議。（昭和七年九月）及單一無產政黨之母體，社會大衆黨，（昭和七年七月）之結成也。

此社會大衆黨結成以後，日本無產政治運動之主流，則抗非常時之反動的鬭爭也，「資本主義之非常時，無產運動之暴風雨」云云，則在此時的社會大衆黨之犧牲的指導者，故田所輝明氏之所疾呼，在結黨一年半第二回黨大會報告中一頁之綱要也，愛讀該黨此大會報告書者，對於下述之引證，當覺有清新之興味也，「與此暴風雨時代戰之我等，不可不決定的克服我黨今日的組織之缺陷，及孤

立化，此即「黨之集結強化」。「政策戰略及鬭爭之具體化」及「對中間國民層政治工作之強行」。「多數者獲得」也，至「政策與鬭爭之具體化」，則在徹底的廢棄向來麻痺無產運動之「公式主義」。(昭和九年度展望中之一項)。

以此爲當時社會大衆黨之轉換，於是與一部分黨員之間會捲起黨內之鬭爭者也，而此等黨員中，今日俄然竟發現有主張日本人民戰線證者。

此社會大衆黨，在昨年一月昭和十年大會，同年度一般運動方針中，曾揭出其黨活動之指針如下。

甲 對全問題須明示其獨自之立場，不可忘却對舉世之警策，及指導的任務。

乙 對現實的問題，須明白的準備其諾否，須常常注意此變動中的客觀情勢。

丙 須激勵黨內黨外道義的精神，須與黨員以一定之活動基準以提高社會對黨的信賴。

丁 須碎破無產運動數年間所馴致之「歸型」而包容新分子，以保持黨之清純性。

戊 須招呼新智識分子，多多糾合反資本主義的要素，而形成強力的陣營。

己 置重點於政策，因政策之決定，作慎重之組織，使黨意志之發表權威化。

此乃昨春秋，全國府縣會選舉戰之前，社會大衆黨，當反動期中，積極的鬥爭之姿態也，自此方針之轉換，而以爲無產黨之退却者，今日無一人也，在各外國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偶像破壞於法西斯主義襲來之前，從此失敗之苦經驗中，脫去向來第二第三之兩國際主義的公式主義之二三國，使人民戰線運動得觀今日之良果時，社會大衆黨，以單一無產政黨證雖甚微弱，然就日本之情勢，雖與無產政黨運動之國際的動向始如一轍，知亦展開自己之鬭爭而進展也，因之最近無產政治戰線之進展，非社會大衆黨，拱手無爲，而坐迎此潮流，乃有足受大衆支持之準備，與鬭爭者也，至此，日本人民戰線證，今日不可能之要因，不可不說明如次之引證。

何物「人民戰線」對此綿亘數年在法西斯狂亂中與此狂暴孤軍奮鬭的社會大衆黨未能協力之黨徒。

日本之「人民戰線」，社會大衆黨即其選也，社會大衆黨之擴大強化，即反法西斯之絕對防守工事也。

雖然上述社會大眾黨對日本人民戰線論所持之見解，有提出反批判者。太森義太郎氏之言曰：「至若以社會大眾黨代人民戰線，是不解社會大眾黨之所賦性質，亦不解人民戰線之意義者也」。貴司山治氏之言曰：「奈何爲社會大眾黨之幹部作一最方便之自私自利論耶」，對此等批判，無更述之必要，此處問題，乃現實的以日本人民戰線結成之促進爲綱領，與社會大眾黨分立或對立的「日本版人民戰線」勞農無產協議會之動向也。

此勞農無產協會，以加藤勘十爲委員長，在東京交通勞動合作社與勞動合作社，全國評議會幹部支持之下，以少數之知識分子，與勞動合作社員之加盟，而結成者也，所謂「合法左翼」政黨是也，此協會在以前，本年一月，由當時社會大眾黨未支持之勞農團體，（東京交通勞動合作社，東京市從業員合作社，東京自動車勞動合作社，勞動合作社全國評議會，全國農民合作社，關東消費合作聯盟，江東地方工場連絡委員會）之代表，或有志，以第六十八議會對策等，其他之名義組織而結成，經二月之總選舉而行動結社之手續于五月，然以此爲始，果然因此協會之存在，阻害無產政治戰線之統一，而爲衆矢之的矣，參加於此者

日本人民戰線證之批判

除東京交通勞動合作社之一部分，及全國評議會外皆離脫之，且幾全參加於社會大眾黨矣，在此混亂之中，此協會至七月，自稱「在戒嚴令下特殊事情之下，一度之使命已終」，而聲明解體，同時以勞農無產協議會之新黨名義，而結成者。

此協議會之如此出處進退，任何人對之，皆懷疑此「無產黨」之存在意義也，依此協會所發表之運動方針大綱，則曰「協議會自欲爲人民戰線之推進力而生誕」者也，所舉之任務，則在使反法西斯戰爭中之未組織大眾組織化。法西斯化的既成政黨內急進分子之小黨分立促進。使官僚法西斯下的官公吏而反法西斯戰線動員。但僅僅以如此任務之故，而故意與社會大眾黨分立，且以社會大眾黨因何等理由，未使參加之分子樹黨，而新設人民戰線實無，此必要也。

然依加藤氏則舉其必要之理由如次。

「自然不能謂社會大眾黨爲法西斯黨，而一齊抹殺之，然與法西斯勢力，作共同戰線，則有種種複雜思想勢力之無產黨也，因之今日之社會大眾黨不得爲全國規模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之主體也，然則以何者爲反法西斯日本人

民同盟之主體乎，今日社會的勢力，雖極弱小，然立于階級見地，經各種勞農團體，無產市民，共同統一之過程，貴族政黨之激烈分解作用，與平民勢力之擴大強化，始形成日本人民同盟之主體的勢力也。

今茲形成者，或為改革後社會大眾黨，或為新政治之中央部，未可知也，總之新主體勢力乃不可不造成者也。

「因此或立於大眾黨外，不斷的對大眾黨繼續其友誼的態度且對大眾黨內之錯誤部分，則行本于善良之意圖而批判之之勢力之存在，實有必要也。」

若一一聽受此種言論，則加藤氏之日本人民戰綫論，以一團勞農無產協議會為其立足場，自外部攻擊大眾黨，且作日本人民同盟的結果，大眾黨能改革固善，否且產出別個中央部，其方法，則用「本於善良意圖之批判」，在以前曾取此戰術，歷史以此為二重團體主義，又因對立分離主義之錯誤，而決定的批評矣，在加藤氏，則以「合法

右翼」政黨為立足地，且不便單一無產政黨之母體社大黨分裂，而達此目的，若僅限于精神談話之程度，則甚善，若以上，則天勝之魔術而已。

然僅如此，則鄭重之「日本人民戰綫論」，亦變而為「再版二重團體論」，於是因加藤氏之修正，以現在「分散之情形，參加大眾黨，實為困難之事」，勢力尚多少殘存，「將此分散的各勢力，統一之組織之以一個組織勢力，迫出與大眾黨間之合同之機運，乃絕對的必要也」，「若大眾黨，真為人民戰綫之中心勢力時，則現在黨外之各勢力，連為一體，與大眾黨融合一時，始能實現」，如此，則加藤氏之日本人民戰綫論，本年七月出賣矣，若社大黨，將勞農無產協議會之新黨，圖吞入時，則社大黨，非與「法西斯勢力為共同戰綫之無產黨」，若不能時，則社大黨之運命，可知也已，然則須救濟者，果為社大黨乎，抑勞農無產協議會乎。

日「滿」一體經濟政策的檢討

呂方

日本近衛內閣在六月十五日之閣議上，曾決定現內閣之根本的經濟政策，其中所通過的有所謂「日滿一體經濟發展方案」爲此次擴展政策中重要的項目，也就是加強榨取東北資源的方案；而該方案中內容之廣泛及性質之重大，實爲近年日本各內閣對東北的侵略政策所不能幾及者！值得我國者之十二分注意。吾人願盡智慮之所及，一察此種經濟政策之性質傾向與其實施之可能性及其預期目的之實現如何等等，分別加以檢討，以供國人參攷。

作者附識

自從「九一八」大變亂後，轉忽已將六年，半殖民地

的滿洲，早已淪爲十足的殖民地帶了。現今日本與所謂「沐猴而冠」的「滿洲國」的關係，已經不是一部份日本人有時驕顏宣揚的「兄弟之邦」的關係，而是不折不扣的主僕的關係，從而，尙證日本經濟與滿洲經濟的相生相尅的趨勢，就顯然不是把這兩者當作對等的經濟主體來說明，而是就日本經濟「布洛克」內部的調整統制關係來說明。所謂「日「滿」雖爲兩國，其經濟則是一國經濟」云云，正可解明此種關鍵。

特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是以殖民地的經濟榨取爲前題，但資本主義本身究竟是一個多方矛盾的體系，每個殖民地經濟單位，一方面對於其支配的經濟主體，雖無

疑有其補充的調和的作用，可是同時又會必然的造成不具調整的對立關係。設側重後者立證，滿洲經濟對於日本經濟是尤會發生此種影響的，因爲依

一般的考察，殖民地母體哺育之下，其工商業的發展，當然不免與母體的工商業，發生某種限度的競爭，但就現階段的情形而證，一國金融資本如能確立其寡頭支配，它自然會設法減少此種競爭，並在同一荷包內，伸縮其在本國與殖民地的資本的運用。但滿洲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却須於此一般的考察以外，更取證於特殊的考察，即滿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殖民地；而它的這種特殊性，與其說是由於它本身藏有一個「獨立國家」的政治頭銜，就甯不如說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參雜有反資本主義的封建的軍國主義勢力

，申言之，即現階段的日本金融資本，因不能在國內政治經濟上完全確立其寡頭支配，它對於軍國主義勢力所一手造成的滿洲傀儡帝國，就無法徹底遂行其經濟的調整功能。

由是，滿洲經濟對於日本經濟的對立性，就比較其他任何殖民地對於其支配母國的經濟對立關係，表現得更為嚴重深刻。但我們在敘述此種對立關係的實際情形以前，首先要看滿洲的經濟，究竟對於日本經濟，特別是對於日本一九二九年以後的經濟恐慌難局，曾作過何等貢獻，即發生過何等補充的緩和的作用。

一一

滿洲乃至滿蒙對於日本的經濟價值，就在日本國內亦有極其不同的認識。滿蒙為日本生命線的宣傳，在今日雖已成爲日本一般的國民常識，但以日本第一流評證家見稱的室伏高信氏，却認定「滿蒙是過於被估價了」，他以為「所謂滿蒙生命線論，不過是一種騙人的手段」；「所謂滿蒙積極論，亦非日本大衆的何等要求，而僅是滿鐵總裁，政黨政客，滿洲的無賴，帝國主義者及一部分企業家的意見。」他在其小著滿蒙論中，並還從滿蒙生產的鐵煤食糧，

以及滿洲對於日本人口容納的可能性，證示那裏並非日本人的生命線。

但日本政客軍人企業家對於滿蒙的要求，與一般日本民衆對於滿蒙的要求，本來是判然各別的；滿蒙積極政策是否能實現日本軍人企業家政客無賴們的夢想，雖頗是問題，但我們却並不因此就小視滿蒙對於日本的經濟價值。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講話，日本是一個國內市場過狹，自然資源過尙與人口比較過剩的國家；把包括在「滿洲國」境內的熱河攔置不論，單是東三省的面積，就爲日本本國兩倍半，耕地面積約當其兩倍，森林地面積，亦爲其兩倍；其人口尚不及日本本國二分之一，人口密度僅及日本六分之一；大豆產額占世界百分之六十，約當日本內地產額的十六倍；鐵礦埋藏量，夠日本二百年消費（就當前年需額三五〇萬噸計），此外如食鹽、米、小麥等產物，牛馬等畜類，以及對於資本貨物的消容量等，在在皆表示滿洲對於日本資本主義具有特等重大的經濟價值。

事實上，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膨脹，本來就曾通過毒蛇似的滿鐵，由中國滿蒙地方吸收了莫大的營養。但日本對滿蒙從「爲所欲爲」的掠奪的擷估的活期，却是固

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如其我們不妨說「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資本主義恐慌的必然結果，那近數年來滿蒙積極政策的經濟成果，即滿蒙經濟對於日本經濟的實在補充功能，就似乎可由日本資本主義恐慌的是否緩和，而得到一大反證。

在表面上，近兩年來的日本經濟現象，確已顯示了好轉的徵候，這徵候，誠然與所謂「軍需景氣」乃至與滿洲事變在國民心理上發生的鼓舞刺激作用，密切關聯，但日本對滿經濟力的伸張，却無疑扮演了莫大的角色。

日本人直接用暴力在滿洲造成的有利經濟局面，照一位俄國著名政論家的解說，約有以次諸要點可言：他們「奪去滿洲區域內的一切中國鐵道，交給南滿鐵道會社。以前由華人銀行發行，而通行市面的銀行鈔票，一律宣告無效；國立東三省銀行和交通銀行的鈔票，則將其對日金的市價，定得極低，並停止其發行，另外成立一個發行鈔票的「日本銀行」。一切作為中國國有財產的財產，均被沒收，在許多場合，假滿洲皇旗，八旗子弟等似是而非的舊權利，掠奪農民很大的耕地，以為朝鮮人移殖之用。有時農民被迫，以原價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價格，出賣其土地

日滿一體經濟政策的檢討

於日本；對於華人的工廠油坊，大小商店，則用恐怖手段，使之不能營業，同時建築日本工廠以代其位，全滿洲佈滿日本的商人。」由這諸般暴力劫奪的結果，日本經濟顯然在以次諸方面受到了實際的利益。

第一、就工業方面講，過去中國僅有的民族工業，從此不復能與日本國內工業，作絲毫的競爭，同時中國東北廣大的富源，與低廉的勞動，却正好是日本工業資本用武的絕好的獨佔的條件。

第二、就農業方面講，日本向東北移民墾殖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計劃，雖都祇收到了可憐得很的結果，但它把那裏劫奪來的廣大土地，驅使那些在朝鮮時時引起政治暴動的大批貧農去從事開拓，那確是一箭雙鵰的最有效政策。而且

第三、朝鮮由滿洲事變造成的優越地位，即其對滿使於輸出「過剩」人口與大量擴增對滿洲貿易的地位，在全日本資本主義的周轉不靈的總機構上，實演了一項不可忽視的調補作用。加之

第四、佈滿滿洲的日本商人，充滿「滿洲國」要津的日系官吏，及多餘的技術家，乃至在國內影響治安的大批

流既無賴均是滿洲民脂民膏的吸收榨取者，他們逐年對於日本國內輸送的金額，一定達到了可觀的數目。然而最為顯著的，還是

第五、日本對滿輸出輸入貿易的激增。爲了說明的便利，我們可以利用下面這個日本對滿貿易的總值表

(單位日元)

年 度	輸 出	輸 入	合 計
一九三二年	六,四五,九五	一三,二二,三三	一九,五五,三七
一九三三年	一四,〇三,六六	二六,〇六,七〇	四〇,一〇,三六
一九三四年	三〇,二九,五三	二六,二九,三三	五六,五八,八六
一九三五年	二四,四七,三三	二六,二六,〇四	五〇,七三,三七
一九三六年	三〇,二四,七四	一五,四四,三三	四五,六九,〇七

附註：上表中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均爲一月至十月之輸出輸入貿易總額。

這表大體暗示了兩個重要點：一是一九三二年以後的日本對滿貿易，已由入超而轉爲出超；二是輸出的繼續增加，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五年前十個月的輸出貿易幾達一九三三年的二倍，一九三二年的四倍。一九三六年亦爲繼續此種順調趨勢。今日「滿洲國」對日的輸出，佔其全輸出

額的百分之五一，而其由日的輸入，則佔其全輸入額的百分之七五以上。日本對滿的排外獨占活動，由此對滿貿易關係上顯示得格外分明；同時，日本前此由對內外市場衰落所造成的恐慌局面，至少是由其對滿貿易獨占的加強，而得到了某種限度的和緩。

二二

上面舉述的各點，大體總可說是滿蒙對於日本經濟的效用價值。或在強暴手段下已經實現了的效用價值。

然而這種效用價值不只有其「限界」，且還包含了一些大些相消相剋的因素。

滿洲的經濟形態，原來未跳出殖民地的範圍；那種不僅沒有蓄積着大量可資利用的資本，且還需要大量的資本去從事開發。「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縱然使用了近代一切其他帝國主義者不肯在其殖民地遽然使用的殘酷剝奪手段，在滿洲作過一番洗劫工夫（參照前項德國記者的描述），但究其所獲，亦不過限於一些須待開發的農地與森林，無何等生產價值的官私財產以及各地小規模的零落破毀的工廠與商業經營而已。

況且，中國在滿農民由土地收奪及其他軍事政治的壓迫所不絕演成的「叛變」，以及在全滿各地造成的恐怖現象，皆爲滿洲市場不能不趨於萎縮的要因，日本即使用大批的武裝兵士，在新舊鐵道沿綫的有限地域內，勉強維持住了「和平的王道樂土」，但一般在這「樂土」裏面負有完成「關國」大任務的中國人民的貧賡荷包，顯然是不能大有造於日本帝國的「特殊繁榮」的。

因此，日本近年對滿貿易的增進，勢必要從「滿洲國」一般國民經濟改善以外，即從滿洲人民購買力增加以外去求得解釋。日本在滿排除中國乃至其他國家；而確立其貿易的獨占，當然不失爲一有力原因，但就滿洲事變後的「滿洲國」的對外貿易增加趨勢而論，我們似乎不能單由獨占來說明。一九三三年的「滿洲國」對外貿易總額爲九一七、二一八、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增至九六四、三一〇、〇〇〇元，至一九三五年更增加到一、〇四一、九八九、〇〇〇元，一九三六年雖較前一年度減少千餘萬元，但較更前兩年，仍顯有增加。日本軍人及其御用學者政客會稱此爲「滿洲景氣」，但我們如把這一景氣加以分析，就知道那類似日本國內「軍需景氣」的性質，同時並可由此

理解滿洲經濟的現階段的特徵。

日本軍人在製造「滿洲國」的過程中，同時就利用所謂滿洲經濟大動脈的滿鐵，作爲其建設全滿軍事交通網與軍事的製造工業的根據。在最近數年內，一切有軍事價值的鐵道、公路、港灣、航空路，皆在滿蒙各地敷佈起來；兵工廠，洋灰製造，製鐵等企業，亦相次增設。同時，傀儡皇帝的皇都與皇宮，高級漢奸與「客鄉」的美輪美奐的官衙大廈，「新國家」表現在「物質文明」上的一切排場，以及爲適應成千成萬大小日本統制者享樂需要而設置的大娛樂機關，大旅館等等，通爲「滿洲景氣」的內容。

總之，造成滿洲「景氣」局面的建設，大抵是限於軍需工業，建築及土木關係的產業；這類建設事業，差不多有最大部分是由滿鐵會社及其傍係機關所進行。在滿洲事變以前，滿鐵雖爲日本資本主義勢力所控制，此後則漸爲日本關東軍所把持操縱了。關東軍是滿洲事變的發動者，是「滿洲國」的創造者。他們企圖把滿洲造成爲一個推行大陸政策，即積極侵華征俄的總兵站。上述關於軍需及海陸空三方面的諸般建設，即是他們對於那種企圖的實行。而由此等建設所需要的種種材料，就成爲「滿洲國」對外

總貿易額增加，乃至所謂「滿洲景氣」出現的具體說明。

原來「滿洲國」總貿易額的增加，不是由於對外輸出的擴增，却是由於最近數年輸入增加的程度，遠超過其歷年輸出減退的程度；而就輸入貨品的類別講，其主要而顯著增加的項目，為機械、鐵、車輛、鐵製品、電綫、水門汀、包括枕木的木材以及科學儀器等等；以一九三五年與其前一年度由日本輸入的價格比較，機械一項，幾增加三倍，鐵增加八成，水門汀增加一倍以上，車輛木材電綫及鐵製品等亦均增加八成乃至一倍以上。同時歷來佔輸入品重要地位的棉花，在對日貿易關係上雖略有增加，即由一九三四年之三千一百七十四萬五千元增至一九三五年之三千九百七十餘萬元，但若視此為排除中國內地棉布向滿洲進行的結果，那滿洲這項必需品的需要，就顯然沒有增進，甚且還有減少。此外，如麥粉、砂糖、麥酒、罐頭食品等，日本在此兩年度的對滿輸出，皆顯有減退。軍需工業品需要突增，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縮減，這說明了所謂「滿洲王道經濟」的性質，同時亦顯示出了日「滿」經濟前途的暗影。

四

在「滿洲國」成立之頃，日本國內的輿論界，即主張成立一種日「滿」「經濟聯盟」，一以調整滿洲對日本供給原料，日本向滿洲輸出製品的機能，一以節制滿洲一般企業，使其避免與日本國內工業界的利益相衝突。而當時代表三井財閥利益的滿鐵理事齋藤，曾力申此議，主張「滿鐵應成爲日本工業化的根據地」，「滿洲的原料，應輸入日本，加工製造，然後再行輸出。日本在華所辦紗廠，反而成了日本國內紡紗織業的競爭者，前車既覆，後者當鑒，滿洲工業的發展，切勿再演此種錯誤。」

然而這是資本家方面的「單相思」。手造「滿洲國」的軍人，却另有他們的打算。在資本家眼中視爲其製品及資本之有利市場的滿洲，軍人只看作是一個進一步「發揚國威」的總兵站或大本營；爲了避忌國內資本家的牽制，和力圖戰時實用效力的增大，他們不但盡力敷佈滿洲的軍事交通網，且還擴增並建樹那裏有關軍事的許多礦業與重工業。此外，在「滿洲國」出現的前後，他們還對國內的「寄生資本家」懸起「掃蕩」金牌，更實行在貨物運費及

其他種種方面，阻礙或限制本國在滿商工業資本的利潤。

滿鐵是已經擁有許多企業的，事變以後，更新設種種關係會社，如滿洲航空、滿洲化學、滿洲電信電話、滿洲採金、滿洲炭礦、滿洲大豆工業、撫順水門汀、奉天工業土地、同和自動車工業、滿洲石油以及製鍊製鐵製硫酸鐵等經營。這些經營，有許多要成爲日本國內同類工業的有力競爭者。舊有的撫順煤礦，早已是日本國內煤業的敵；撫順水門汀的創立，當然是日本對滿輸出者的致命打擊；日本三井三菱兩財閥曾堅決要求滿鐵縮減鋼鐵，以緩和國內由此受到的莫大犧牲，一九三二年六月，日本對滿洲之鐵的入口稅率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那說明了滿洲鐵業在如何威脅其國內鐵業；在滿洲確定建立硫酸銻廠計劃後不久，日本即把硫酸銻入口稅提高到了「禁止的」(Prohibitively)程度。事實上，日本在滿經濟活動給予其國內資本家階級的不良影響，還不只限於這些方面，滿鐵在海運方面伸其占獨魔手的企圖，當然是日本本國半受三井三菱支配的輪船公司的隱痛；至於滿洲爲避免農業特產大豆的恐慌，而打算從事多方面種植，特別是從事稻田墾植的努力，那亦是日本國內地主階級視爲不可終日的嚴重問題。

日滿一體經濟政策的檢討

題，其實爲防微杜漸，日本國內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已把農產品輸入稅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

日本國內資本家地主階級與其在滿洲方面從事經濟活動的軍人及一部分企業家間所引起的利益衝突，和顯現在各方面的明爭暗鬥的情景，儼然像是具有「國格」的「滿洲帝國」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有徹底從事經濟上的調整的必要。事實上，日本國內資本家地主及其代言人，在不敢公然攻擊軍人在滿活動的限內，乃動員全國的輿論，要求「滿洲國」與日本間，應作經濟上的調整。就在這當中，軍人們因爲已經造成了在滿統治機構改革的宿願（即在滿軍人獨裁局面的實現），乃「惠而不費」的應國內資產階級的要求，叫政治經濟全委託其代管的「滿洲國」，擺出「獨立國家」的場面，與他們之間，成立一個滑稽千萬的日「滿」經濟協定。這個協定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由日本特命全權大使南大將與「滿洲國」外交大臣張逆燕清在長春簽字，其主要內容是在長春設立一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第一條）此委員會關於日「滿」兩國提攜之重要事項及監督日「滿」合辦特殊公司之重要事項，應兩國政府之諮詢，具陳意見（第二條）在必要時，委員會得對日

「滿」兩國政府建議關於兩國經濟合理的融合的一切事項
(第四條)

然則兩國經濟如何才能達到「合理的融合」呢？不錯，在這個協定尙未簽訂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關東軍司令官和滿鐵業已同意於保存日滿間現行關稅率，並應許在滿洲只舉辦對日本國內同種無礙的各種企業；同時，滿洲新辦事業，主要僅限於製造半製品、如鐵、鋼塊及粗布等，此外，滿洲的稻田，亦決定不加擴充。但日本國內資產階級所要求的日「滿」經濟的「合理的融合」，並不單是在這些問題上面。他們要求滿洲市場的利用，至少要能緩和其在國內「軍需景氣」下所掩覆着的深刻的工農業上的恐慌。日本近年對滿貿易的突飛猛進，誠然大有造於其國內沉滯經濟的活躍，但我們已經講過，「滿洲國」輸入貿易的增進，不是由於一般勤勞大眾的經濟向上或購買力的增加，而是由於有關軍事和政治建設的諸般材料的需要之擴大。同時，滿洲方面由輸入滿足此種擴大的需要，又不是由於那裏過去蓄積有多量可資利用的資金，而是由於日本本國大量資金的主要通過滿鐵的流入。

由是我們知道，所謂「滿洲景氣」，或日本對滿貿易

的擴張，結局都不過是日本自己扮演的「打腫臉充胖子」的笑劇而已。

五

本來，殖民地對母體國的貢獻，不外是於供給原料食料以外，並提供以製品與資金的有利的市場。而在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對於資金市場的要求，甚且較之製品市場的要求，尤為迫切。然而日本是一個資力比較缺乏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滿洲事變以前，日本對滿投資總額計達十七億五千餘萬元，就中幾有三分之二是用在滿鐵關係方面。事變以後的五個年度中，通過滿鐵大動脈管而注入滿洲的日本國內資金，計達八億前後，而私人個別輸出的，尙不在內。這大量資金的輸出，在日本本國金融市場公債市場早已感到周轉消化不良情況下，當然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重壓，但投到滿洲的這巨額資本，如其能用在生產事業方面，即能用以開發滿洲的資源，增進一般勤勞大眾的購買力，從而擴張對滿的貿易市場，那原不失為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殖民地經營方策。

然而現在在滿洲從事一切獨占活動的滿鐵，或控制滿

鐵的日本軍部，它經營滿洲的目的，不是爲了開拓資本家的市場，而是爲了遂行所謂「國策」：由是，通過滿鐵大動脈管注入滿洲的日本內地的資金，就不但無所助益於滿洲的一般經濟狀況，且反而因爲軍事建設的擴增，對滿洲人民所增加的軍事負擔與政治壓迫的加甚，使全滿洲陷於極度窮困的境況中；結局，日本內地資金如不連續注入滿洲，日本軍人在滿洲的軍事建設固無法進行，就連「傀儡王國」維持漢奴與「客卿」扮演的「開國建設」的支出，也難乎爲繼了。所以，當近年日本國內資本家以拒絕對滿投資或拒絕接受滿鐵債，爲反抗軍部的「武化」滿洲政算的手段時，軍部的「武化」建設，立即發生頓挫，傀儡政府亦惶惶然摩若財政恐慌，而年來扶搖直上的「滿洲國」夢外對易總籠，亦相應摔落下來，造成一九三六年度對一九三五年度銳減的悲觀局面。

但資本家拒絕對滿投資的態度，雖不因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營利第一主義」的欺騙宣傳，而有所改變；然「豐臣秀吉主義者」的「國策」一受到妨阻，立即就要反映到他們對於國內政治機構改革的要求上面，因而年來日本所遭遇的幾次大政變和倒閣運動實增添了一個有力的促進

日滿一體經濟政策的檢討

因素。故最近近衛內閣組閣後，本最近所謂舉國一致內閣，且適承岡田廣田林先等內閣之後，易得日本國民希望安定政局之心理，加以日本國際關係確已較前數年棘手，所以近衛內閣之經濟政策中有所謂「日滿」經濟一體制」的發展方案，究竟有無實施之可能性？對於此問之答覆，自當視日本各界對此種經濟政策反響如何及更具體的實施方案能否完成以爲斷，在目前殊難確言。如僅依日本目前之政治及經濟狀況以行判斷，則我們甯信其有實施之可能；雖然最近還未見到日本政府發表何等關於對滿資金的計劃，但馬場財政的「增稅主義」，一定已顧到了在滿的「國」防。資本家不肯直接投資滿洲，政府却會以增稅的手段，代表他們向那裏投用資金，但資金無證由日本政府掏出，由資本家掏出，仰由資本家轉嫁於一般勤勞大眾掏出，其在日本經濟，乃至日「滿」經濟上發生的結果，依舊沒有何等差別。

如其我們有把前面所說的，加以總結之必要，那

第一、所謂「日滿」一體經濟」上的問題，不外是
日本經濟「布洛克」內部的調整統制問題。

第二、在滿洲是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統制，同時日本

金融資本又不能控制此種軍國主義勢力的限內，日本對滿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就不是由資本家的營利主義出發，而是由軍國主義者的贖武主義出發；但

并附本文之重要參考材料

第三、滿洲如素有可資利用的資本，日本軍人尙可不費本國的財力，而大展雄圖，可是他們在那裏的軍事性質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由其本國注入資金；結局

1. 日本經濟年報——一九三五年
2. 日文室伏高信著滿蒙證
3. 德文政治經濟評證第十五期；

日本奪取滿洲霸權的鬥爭

第四、滿洲對於日本的勤勞大眾不必說，就是對於日本的資本家乃至對於整個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不但無何等真的助益，且必然要成爲其不堪繁重的負擔，並且我們還有理由相信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會在這個重擔下倒斃下來的。因此，最後的犧牲者，主要是將加在我們東北人民的身上了。

4. 阿瓦(Avami)著被日本侵略後的經濟狀況
5. 申報月刊四卷九期樊季子著；

就對外貿易觀察日本的經營東北市場

6. 參看本誌四卷六期拙作日本在東北經濟統制的新政策
7. 參看本誌五卷三期拙作日「滿」經濟布洛克政策的檢討



抗戰血痕

編者

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暴日藉故挑釁，迄今爲時經月，我迫於萬不得已發動全面抗戰，在我最高領袖指導之下，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南口之役某團以全團殉，上海之役某營以全營殉，其犧牲之壯烈，亘古未聞，誠以自甲午以來炎黃遺胄被侵凌壓迫於暴日鐵蹄之下者已四十餘年於茲，在我爲神聖的民族生存抵抗，在敵爲野心的殖民地侵略戰爭，在我爲哀軍，在敵爲驕軍，故我南北前敵將士所向克捷，蓋內蓄愛國民族之正氣，視死如歸，敵則慄於軍部淫威勉強應付，故日來敵陸軍跪地求降者有之，敵軍艦樹英旗以圖掩護者有之，敵空軍被俘作虜以冀倖存者有之，其怯懦卑鄙無以復加，甚望國人勿驕勿餒支持哀軍之長期勝利，則還我河山當爲期不遠，而高唱凱歌痛飲於二重橋畔，又豈過誇之語耶？爰秉筆記述如次：再本文依據各大報材料編輯而成，重在事實以供參考，祈閱者察之！

編者識

日軍在華北挑釁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晨，駐紮豐台的日軍，藉口在蘆溝橋演習時失落日兵一名，要求入宛平縣城搜查我國當局以時在深夜不允日軍遂向駐在該地的二十九軍三十七師馮治安師吉星文團，開砲百餘發挑釁，我軍頗有死傷，我軍將士憤日軍之蠻橫，爲自衛計遂開槍回擊，是日晨四時至五時雙方戰爭極爲劇烈，至上午十時戰鬥停止，十一時後戰鬥又起，迄晚未停。八日晚日方今井、和知在北訪秦德純

，要求蘆溝橋我軍撤退，謂若如此，日軍亦可退原防、餘事再商，經秦拒絕。日方即積極由津通一帶增調生力軍千餘並附大批坦克車與鋼砲等集中豐台開赴前線增援。自戰事發作後，北平我國最高地方當局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等於八日召開緊急會議，發表聲明謂：和平固所願，但日方如一再進攻，爲自衛計，惟有與之周旋。前線守軍極爲激昂，表示：「願與蘆溝橋共存亡」，「蘆溝橋爲吾人之墳墓」。北平、天津兩地自八日晨起宣佈戒嚴，二十九軍兵士已在北平城上警戒，各處城門全閉，形勢甚爲緊

張九日晨四時許，我方代表周永業、周恩靖、林耕宇與日方代表中島、櫻井、笠井商定解決辦法，約定雙方同時撤兵，蘆溝橋、宛平縣治安由石友三部保安隊接防。故自晨二時起槍聲漸稀，天明停戰。是日上午，我方遵約撤兵後，日軍仍留大部佔據宛平車站，藉口尚有陣亡日軍屍首，兩具未曾覓獲，須在此搜尋，逗留不去，並於午前八時午後一時兩次向我軍攻擊，致初步和平辦法完全破壞，而戰事仍繼續發作。九日北平戒備仍極嚴密，十日事態益形惡化，日方對蘆溝橋事件和平解決辦法，係緩兵之計，因為十日有大批日軍增調前線，並積極佈置各項工事；至傍晚六時，日軍復將宛平城包圍，並以猛烈砲火向城內我軍猛擊，砲聲在平市清晰可聞。豐台日軍續增至二千餘人，關東軍決調兩師團入關助戰，北平彰儀門外大井村，小井村均被日軍佔據，戰事一直延長至十一日晨一時，日軍仍猛攻蘆溝橋與五里店，而津日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羣九則又均赴北平策劃軍事。據上海立報載，中央當局致電平市長秦德純等對蘆溝橋事指示三點：(一)不准接受任何條件；(二)不許後退一步；(三)必要時準備犧牲。外部於十日午後七時向日大使館正式提出抗議，要求三點：(一)正式謝罪與

處罰負責人員；(二)對於死傷之軍民及轟燬之建築物，須賠償損失；(三)防止不祥事件之再發，並要求日本方面之保障。同日日本大使館參事官日高信六郎竟亦向外交部提出抗議。十一日晨，經陳覺生、齊燮元等與日方交涉結果，仍約定雙方軍隊撤歸原防，宛平城由我軍保安隊駐守，並希望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雙方遂即派員監視撤兵。哲元十一日午由樂陵返津，和平空氣再度濃厚。當晚天津方面盛傳日方宣稱對蘆溝橋事件，我方已容納日本「謝罪」。「撤兵」等三條件，但平市當局對此切實聲明否認。是日和平空氣雖濃，惟因日軍侵略蘆溝橋，志在必得，一再背信，故蘆溝橋、大井村、五里店一帶自晚十時半起復有劇戰發生，槍砲之聲，密如連珠。我軍奮起應戰，激戰至翌晨一時四十分，日軍不支而退，兩軍死傷均極重。豐台南黑土坡日軍於十一日晚十一時亦與南苑我國駐軍發生衝突，因此形勢又轉緊張。關東軍入關部隊紛紛西開，大型轟炸機十二架，也於十一日午後飛抵天津，日來日方飛機不斷飛翔平津蘆溝橋等地偵察示威。日內閣與陸軍當局自中日軍衝突事件發生後數度召集緊急會議，除命香月清司早日赴平，繼田代為華北駐屯軍司令部，並由外務省下令在

華日僑作撤退準備，而日海軍艦隊亦已開始向華南調動

氏則尚留津並曾招所部軍官會議，暫不返平。

華北日軍行動擴大

我外部對日軍之不依約撤兵，再度進犯蘆溝橋事發表聲明，盼日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使事態好轉，收拾較易。但兩日來忽傳緩和，忽又緊張，大有令人如入五里霧中之概，至十二日晨官方透出消息傳日兵已同意撤兵，並傳日兵已向豐台陸續撤退，時局又見和緩，雙方交涉仍繼續舉行。但至下午五時，官方又宣佈日軍毫無誠意，迄午猶未肯全撤，經我方催促，反謂我違約前進。晚十時，前方又發生接觸，大井村日軍並向財神廟、八寶山一帶進攻，我軍因日軍屢次食言，顯欲擴大事態，故將宛平一部已撤駐軍開回防守。至於天津車站則於十二日已被日軍強佔，站長被日軍監視。十二日平永定門外已發生戰事，日軍現採取包圍北平戰略，故北平情勢已達最嚴重關頭。我方最高軍事當局對華北軍事微聞已定有應付步驟，且有相當佈置，態度甚為鎮定，十二日外部並正式致牒日大使館，聲明無論任何條件，非經中央核准概不承認。連日民衆之輸捐援助二十九軍抗敵者甚為踴躍，國軍將領宋希濂、馮欽哉等均發通電聲援，願為後盾，至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

自十二日日軍強佔天津東站後十三日晨日軍陸續由蘆

州經永定門外大紅門，開赴豐台，復有日軍四百餘名，乘載重汽車六十五輛，攜帶坦克車四輛，迫擊砲七門，卡車四輛，突向我軍挑戰，意欲入北平城。我軍當即阻攔，遂發生衝突，雙方戰事極為激烈，同時日機竟飛往蘆溝橋兩苑我軍。十三日晚日使川越在青島答記者問，謂華北戰爭將擴大，而蘆溝案係由我軍挑釁，并力主地方事件應由地方解決。又關外日軍，於十三日由榆關到津者，共兵車十二列，人數在三千人以上，并軍用品甚多。十四日所請和平空氣又趨濃厚但平郊仍有槍聲，交涉中心由平移津，由陳覺生折衝，齊燮元、孫殿英亦赴津，宋哲元曾召開幹部會議。川越由青乘中航機抵津，先召集日領館人員談話，聽取報告，并訪香月及橋本等有所集議。日軍又有川口師團抵津。

十五日，雙方在津繼續折衝，齊燮元、陳覺生，訪橋本有所商談，張自忠亦晤和知，交換意見，新任日駐屯軍司令香月亦訪宋哲元提出解決華北危機條件，其內容本報

宣布。和平談判雖在進行，但以日軍源源增兵，形勢極爲緊張。十六日，和平談判正式開始，我方代表爲張自忠、張允榮、鄧哲熙內容如何，因雙方均不發表，故無從得悉。惟英文上海大美晚報，載日華北當局曾向我冀察政委會提出五項要求如下：（一）二十九軍立即撤退至平津近郊以外；（二）允許日本軍隊進駐蘆溝橋車站；（三）改組冀察政委會并脫離南京的統制；（四）以日本之資本與技術，建築滄石鐵路；（五）重定辛丑條約，予日本駐軍平津之權。惟據官方言，此次在津交涉，係作側面折衝，正式商洽，尙無確期，我政府，並於十六日致文九國公約簽字國，——日本不在內——及蘇聯與德國，說明日本毀約行動，破壞我國主權，擾亂東亞和平。十七日雙方繼續會晤，交換意見。津市民千餘人，聯合簽名發表通電，主張：

- （一）擁護宋哲元統軍抗戰到底；
-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國一心，努力殺敵；
- （三）要求獨立解放的和平，反對屈辱的和平；
- （四）誓死反對一切漢奸敵寇的分裂陰謀。是日東京開內、外、陸、海、藏五相會議，討論華北問題，有重要訓令駐屯軍司令香月，指示天津談判最後方案，廣出並訓令川越即返南京。十八日宋哲元借陳覺生

，陳中孚、張自忠等在階行社與香月會晤，二人互表歉意。對蘆案已決由陳覺生、陳中孚、張自忠、張允榮、鄧哲熙，與日方橋本、和知負責接洽。盛傳天津商談有進展，和平空氣亦濃厚，但前方仍不斷發生衝突。而日軍用飛機，且飛往河南境內，當過平漢路津河橋時，適有該路列車正在進行，日機竟以機關槍對該列車掃射，死二人，傷二十餘人。此事我外部已向日駐華大使館，提出書面嚴重抗議。同時據確實消息日本駐朝鮮部隊約萬餘人，已分乘火車數列，向我國開拔。又大批日軍用品連日經朝鮮向平津一帶運送。在平津日軍又積極佈置工作。所以實際上的形勢，是更爲嚴重。據上海英文字林西報載稱，十八日夜十一時日政府曾向我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其內容未詳。十九日宋哲元借鄧熙哲、王式斌等到平，和平談判雖仍不絕如縷，但華北形勢已到最嚴重狀態。蘆溝橋方面又有衝突，平西又有機關槍聲及大砲聲。日軍當局并囑囑於二十日正午將採取直接行動。我外部則於是日下午派科長董道濤，赴日本駐華大使館會晤參事日高，面致備忘錄，其內容如後：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

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布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時，曾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方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面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

蔣委員長對蘆案發表意見

蘆案發生之後，我中央雖屢與日使館往還交涉，但重

要負責人對此均甚沈默。惟蔣委員長於七月十七日，廬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對蘆溝橋事件有所報告，可爲我政府對蘆溝橋事件態度之表白。茲紀其演詞如後：

「各位先生：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爲諸君坦白說明之，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象，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卽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弃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跟

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有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廿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

們已快權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權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確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故此事能否結束這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爲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溝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章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爲東方民族作一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

，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各國對於華北局勢的態度

自蘆案發生，對於東亞有關各國，皆甚注意。美國務院十二日下午，即分別通知日大使齋藤博，中國使館應尙續，稱美政府以爲中日兩國間如果發生戰爭，則全世界和平局勢與進步，即因此而受一重大打擊。國務卿赫爾答復關於華北局勢的訪問，略稱：艾登所稱英政府現考慮與美國商榷，現尚未接情報，中日事件，尙未至必須採取實施中立法案步驟的階段。華盛頓海軍公約，雖已結束，但美政府以爲同時締結的其他條約如九國公約等，則至今仍有效力。十三日美國務卿赫爾曾接到英政府來文，據聞文內主張對遠東事件宜有國際商榷。但赫爾不允宣布來文內容，亦不願說明美國答覆的性質，但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採單獨行動。七月十六日路透社倫敦電訊，英下院曾對華北危局有種種詢問。同時英美法三國，仍交換時局發展的情報。英美二國已單獨照會日政府，說明其所抱華北此次衝突起因甚微，不應藉此擴大糾紛的意見。法外

長台爾博斯，於七月十五日亦曾分別接見中國駐法使顧維鈞，及日本代辦內山，商談華北局勢，聞法國亦當提出與英美相同的交涉。蘇聯政府，對於中日盧溝橋事件，雖尙無何種表示，但蘇聯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七月十六日評論中日糾紛，已對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加以指責了。

駐日大使許世英力疾返任

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自今春返國述職後，以年老體衰，在滬療養，并請辭職，雖經中央一再挽留，未曾銷假赴任。最近因爲中日關係緊張許氏乃毅然銷假，於七月十六日夜偕同秘書研究員數人，乘克利夫倫總統號輪，力疾啓程返任。在許大使登輪之前，即十六日下午，上海市慈善界黨政機關及市商會等各公團，分別在功德林及浦東同鄉會舉行茶會，爲許餞行。許氏在歡送會中曾致答詞，其中有謂：「世英在本年初，即深覺此一年中，實爲中日邦交

的最大關頭，如不改善，便必惡化，此意曾剴切與日本朝野人士表示，即今緊張至此，如能不講正義，具有至大的誠意，尙可補救」。晚間在輪次又對各報社發表談話，說：「此次急遽返任的經過情形，約有三點：（一）目前中日

局勢確極嚴重，但外交人員係以和平爲職志，本人返任，實抱有一腔的宏願，冀能本諸正義誠意四字的對於兩大民族目前的危機，雙方努力引患無形，亦卽於東亞大局人類福祉，得有無窮的裨益；（二）日本近衛首相，久負重望，廣田外相歷任樞要，均向以東亞大局爲重，以調整中日關係之努力者自命，本人切望此二公者，乃在和平方面切實努力，懸崖勒馬，挽回緊張的時局立與中國人民爲真正永久親善。（三）本人年老力衰，深恐無補萬一的然私心總抱定不喪權不辱國之旨，拚命做去，深望國人集中意志，在政府與領袖領導之下，沈着堅定，應付事變，本人前次出國時所謂「在內而不在外」「求人不如求己」，實爲永久不易之理。

日本華北的軍事侵略加劇

兩軍的對峙狀態七月十九日平郊一帶忽發現日本便衣隊活動，企圖擾亂西郊，旋被我軍擊退，而豐台方面，日軍又復大量集中，當日下午三時，日軍一聯隊又向我宛平廣溝橋駐軍挑釁，共開炮一百五十餘發，我軍爲自衛，應戰甚猛烈，至午後六時，日軍始退，死傷甚衆。七時日軍再向那方面的我軍進攻，迄九時，平市猶聞炮聲。

。此時大井村、小井村、什方院一帶戰事，亦未停止，但尚不劇烈，至二十日晨二時，始漸入寂靜狀態。自此以後，因和平談判，不絕如縷日軍遂乘機補充給養，故軍事狀態乃趨於表面上的鬆懈。到二十五日日軍在北窳綏佈置完成於是又向我軍挑釁。是日晨十一時半，有日軍百餘乘鐵甲車由楊村開抵廊坊，擬即下車，我駐守該地的三十八軍張自忠部劉振山旅力加勸阻，不料該部日軍堅不接受勸告，全部下車，成散兵綫，將廊坊車站佔據，並積極構築工事。到二十六日晨另時卅分，復以機關鎗向我軍掃射，並開炮轟擊，旋又以鐵甲車向我軍直衝。我軍以日軍進攻不已，遂亦開鎗還擊，一時戰事很為激烈。楊村方面，原駐日軍二百餘名，二十五日下午七時由津開到百五十名，即在該地構築工事。同時，又有日軍六十餘名，乘載重汽車三輛，沿平津公路，由津開往武清，因城門緊閉，遂於二十六日晨二時，開至廊坊增援。二十六日晨五時許有日兵車一列，鐵甲車七輛，上載大炮十門，兵士三百餘名開廊坊。夜又有兵車一列，載兵一千四百餘名，亦開廊坊增援。故二十六日晨五時以後，戰事益為激烈，旋又有日偵察機一架，借轟炸機四架，飛廊坊向我軍猛烈轟炸，投彈五

十餘枚，我損失奇重。附近居民，傷亡亦甚衆。十一時餘日轟炸機十七架先後飛廊坊向我軍營房投硫磺彈轟炸，我軍傷亡甚重。我該地駐軍，僅三十八師劉振山旅兩營，日軍前後增援達二千人，故寡不敵衆。現我軍已退出營房，向廊坊西北的黑村集中，而日軍仍不斷進攻。在另一方面，駐在大井村的日軍五百餘人，亦於二十六日分乘載重汽車四十餘輛集中平市廣安門外財神廟北，其中百五十名，於下午七時半，由黨察改委員日籍顧問櫻井叫開廣安門入城，甫入城一半，前行日軍忽在汽車中開槍，我守城軍士立即閉城並阻止入城日軍前進，雙方乃發生衝突，我軍以手榴彈應戰，日軍向廣安門內之牛街逃去。時城外日軍，入城不得，遂砲轟廣安門。當局於下午八時，派人訪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要求日軍向大井村撤退，停止砲擊，以免事態擴大。至夜十一時，日方稱已商妥，在牛街一帶被我包圍之日軍百餘人已放令返日兵營，而城外日軍亦已撤退。二所謂和平談判與撤兵運動當二十日戰事漸趨平靜之後，日本一方面虛張聲勢，發表所謂強硬的聲明，一方面則包圍宋哲元作兵不血刃的威脅。在這中間日方盛傳中日之間已有甚麼停戰撤兵的議定，而同盟社竟謂冀察地

方當局已自動承認（一）排除妨礙中日邦交的人物，（二）澈底鎮壓共黨，與（三）取締「排日」教育三條件。但我官方對此，均堅決否認。二十日夜中日雙方約定，雙方軍隊於二十一日午同時撤退，屆時我方駐宛平及蘆溝橋的部隊，分別撤退，所遺防務，由石友三保安隊依次接替。駐北平之三十七師部隊亦撤往永定河以西各地，所遺防務由一百三十二師趙登禹部接替，當我軍撤退的時候，日軍竟乘機向我發砲六響，傷我士兵數人，我方未予還擊。可是我方雖撤退前綫軍隊，刻意求事件的和平解決，迺日軍不但違約不撤，且在五里店、大井村一帶構築防禦工事，甚至在大沽沿海，亦駐重兵。二十四日，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訪宋哲元又出言威迫恫嚇。到二十五日就又發生日軍進犯廊坊的事。這可見所謂和平撤兵，無非是日本利用機會以增援補充其軍隊而已。日軍進犯廊坊以後日駐軍司令香月又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一）在蘆溝橋與八寶山附近之三十七師，限二十七日正午退長辛店，（二）在北平城內之三十七師，向北平城外撤退，與西苑之三十七師部隊，經由平漢路綫以北陣地，於二十八日正午先退永定河以西地域，以後此等軍隊，陸續開始運往保定以南

，中國如不實行，日本認爲中國無誠意，日軍不得不取獨自行動」。我當局接到此項通牒後，除已電中央，表示堅決抵抗，並請示抗敵方針外，並在進德社開緊急會議，商臨時應付日方辦法。同時，在另一面張自忠與松井等又在北平開始交涉從事折衝。三民衆的抗敵禦侮情緒全國民衆，由於這外侮的刺激，都發出了抗敵禦侮的呼聲。如歸綏、西安、南京、西寧、廣州、開封、太原、漢口、蘇州等處無不紛起捐款以助抗敵將士，海外僑胞，亦有匯款歸國，以濟軍用者。二十四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宣言，述蘆案真相，籲請全世界文化界及日本文化界促日本政府覺悟，喚醒這些迷夢中的日本政客及軍人，勿爲破壞和平，摧殘文化的罪魁。上海各界於七月二十二日，成立抗敵後援會，參加者達五百餘公團，推定執委達二百人之多。豆米雜糧公會亦開會決議，嚴厲制止以糧資敵的辦法。凡此種種，都是民衆願爲政府對外有力後盾的表示。四國際輿論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發動以後，舉世各國無不深切注意，都有指責日本的言論發表。七月二十一日，英外交艾登在下院稱「華北局勢如廣積不變，英政府即認爲不宜與日本進行英日合作談話」。泰晤士報社評謂「日本能

度如此將喪失英國同情」。德國駐美大使狄高甫特於二十一日訪國務卿爾，討論遠東時局，狄高甫以德政府名義，保證願美國同樣，採取不干預政策，並竭力設法使糾紛地方化。柏林交易報謂：「德國在遠東僅有純粹商業與合法的目的，同為德國友邦的中日兩國，願其保持和平」。法國社會黨人民報謂「日本以反共為口實，欲完成華北侵略此與意德兩國以反共為口實，欲佔有西班牙如出一轍」。蘇聯各報評論這次中日糾紛，愈以為局勢極端嚴重，不僅對於蘇聯如此，即就全世界言之亦然。莫斯科日報稱：「此項糾紛發生於盧溝橋、豐台及北平附近一帶，並非偶然。日本所以擇定該處為進攻地帶者，誠以各該地方，係華北各主要鐵道之交又點，若能加以佔據，即可經由平綏鐵路運兵前往察哈爾、藉以對付察省境內日益滋長之抗日運動。不寧唯是，日本且復希望控制華北全部，藉以開闢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西北與中部侵略之道路，而外蒙古與蘇聯，亦為其侵略目的之所在」。莫斯科晚報則稱「華北小麥產量佔全中國百分之五十五，棉花佔百分之六十五，羊毛佔百分之九十二，煤佔百分之五十二，鐵礦佔百分之六十，鐵道線長度則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六，人口數額約有一

抗戰血痕

萬萬人。華北一旦失去之後，中國即將在經濟上成為附庸於日本之農業國，煤礦既感缺乏，工業將無復發展之望，而獨立亦自將成為問題矣。查最近一次日本向中國之戰難行為，乃日德兩個軍事協定之結果，日本現在正與英國談判，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故出此一舉，藉以壓迫英國造成華北完全向日本屈服之既成事實，以置於英國之前，至於國社主義之德國則欲藉此移轉英國之視線，使德國得在西班牙完全自由行動而無所顧忌」云。

宮崎失蹤事件

正在華北日軍積極侵略我領土主權的時候，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又發生了所謂宮崎貞雄失蹤事件。

據日方所傳，七月二十四日晚九時半，有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隊部副日宮崎真雄行經北四川路狄思威路口日商購買組合時，與中國人發生爭吵。此時有汽車一輛駛來，將宮崎載去，不知去向。時有另一日人，名岡崎，往吳淞路八十號，曾目擊宮崎打架情形，並拾得軍帽一頂，領帶一條，向一過路陸戰隊士兵柳田報告，柳田即在內山書店借電話報告司令部。柳田並要求岡崎同往司令部，但岡崎稱母病甚重，不能多留，旋即離去。

上述消息傳出後，日本總領事岡本，領事吉岡遂於十一時赴日司令部與司令大川內協商一切。同時，日陸戰隊即全部武裝出動，在虹口一帶，如北四川路橫浜橋以東、狄思威路、施高塔路、江灣路、寶樂安路等處放哨戒備。

並在警戒地點，任意檢查行人，形勢嚴重，不減以前數次事件。我代市長俞鴻鈞得悉各項情形後，即用電話向日本總領事岡本交涉，謂日兵失蹤報告，是否確實，尙待調查，市府方面，亦當協助調查，以明真相。陸戰隊此項舉動，徒使人心驚惶，影響本市治安，盼望領事署方面，能制止陸戰隊此種行動。岡本答稱，日本陸戰隊之行動，完全爲戒備起見，別無他意，但日兵失蹤事件，應請努力調查。二十五日爲星期日，日總領事署於晨七時起照常辦公。上午九時。駐滬日領復邀武官本田陸戰隊司令大川內舉行會議協商一切。日總領事岡本借祕書福井於十一時半赴市府，謁俞代市長。岡本表示：日水兵失蹤事件市府協助調查，甚爲感謝。宣稱日方無擴大事件之意，日陸戰隊已撤退。俞答稱日軍不待真相查明，即全副武裝出動，越出租界，以致引起嚴重局勢，殊覺遺憾。市府以後當協助調查，但請日方慎重。是日，日陸戰隊步哨，大部份均自動退

去，形勢漸趨和緩。而所謂日擊宮崎失蹤的岡崎則始終未曾訪得。二十六日，形勢更和緩，日軍已不再自由侵入國人住宅，任意搜查，而虹口方面居民遷居風潮亦因之減殺了。

日本召開特別議會

日本第七十一屆特別議會已於七月二十五日舉行開院試。是日上午九時，兩院議員到議院。上午十時半，日皇親臨，在便宮中接見各皇族及其他要人，十一時親臨會場賜下優渥勅語，儀式既畢，於諸員行禮中回宮。

開院式完畢後，衆議院即接開會議，推舉起草委員十八人，草奉答文，由全體議員一致承認，至正午散會，二十六日上午衆院繼續開會，因議長小山赴皇宮答文，由金光副議長主席，選舉全院委員長，結果民政黨松重治當選。旋又由各部選舉常任委員。正午小山議長出席，宣讀勅語後，全體決議，褒將已任議員三十年之山本悌二郎，至十二時半散會。貴族院於二十六日上午開會，首由松平議長報告委員會起草之奉答文，得全體同意，松平即攜該文赴皇宮，由佐佐木副議長代理議長職務，選舉全院委員長，結果德川圖順當選旋由各部選舉常任委員，至正午始散

。這次議會是近衛內閣成立後第一次召集的議會將討論的
中項議案，都是前屆議會未及討論的議案，故尙無何種特
別的波瀾，惟內閣將在這屆議會提出華北事件費七千萬
元，以爲這次侵略華北的費用，要求議會通過云。

北平天津陷落

一北平的陷落 七月廿八日中日雙方軍隊在北平四郊
激戰，炮火甚烈。但其結果，則因我軍無整個抗戰計劃與
陣綫佈置之未盡妥善而歸失敗。是夜，宋哲元、馮治安、
秦德純、陳繼淹等忍痛率部，離平赴保定。宋等離平後，
駐北平城內外的第三十七師和一百三十二師部隊就陸續撤
退，據說在撤退的時候，日軍還在後面攻擊，所以頗有損
失。到二十九日晨，城內駐軍盡撤，由公安局保安隊和冀
北保安隊維持秩序。城內各種防禦工程都被撤除，三十日
，宣佈解嚴，各城門皆大開，惟市面甚爲蕭條。當宋哲元
離平的時候，曾令張自忠暫代冀察政委會委員長職務；同
時又因北平市長秦德純隨宋赴保，故亦令張兼代。張於二
十九日晨先接見日本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商談「善後辦法
」下午三時，就平市長職，三十日，平市就有所謂治安維
持會出現。該會有委員四十人，由北平市商會、銀行公會

、報界，自治團體及重要公民各舉代表六人組成，而以
朝宗爲委員長。聞張自忠謀取委員長一席，活動甚力，但
爲各方面所反對。平市新組織成立後，日憲兵即四出活動
，嚴密搜查所謂「反日」份子，學生及新聞記者被認爲有
共產嫌疑而遭拘捕者已達數十人。七月三十一日，平市警
察當局以受日方暴力對待，並誣指中央社平分社職員十餘
人有共產嫌疑亦悉予逮捕。

七月二十八日，日軍圍攻北平的時候，我軍抵抗很是
猛烈。三九軍副軍長修麟閣，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竟以身
殉。二冀東保安隊反正 北平陷落後的翌日，冀東保安
隊張慶餘、張硯出部兩萬餘人通電反正，略謂：「長城戰
役以後歸股汝耕指揮，不意股逆甘作傀儡，神人共棄。當
時格於時勢，不得已含垢待機至今。爰於二十九日拂曉誓
師，一鼓粉碎偽組織各機關，變暴日駐守備隊及警署，
巨整漢奸，一體俘獲，當日與敵血肉相拚中。此後一切行
動均惟將委員長及宋軍長命令是從」。二十九日拂曉冀東
保安隊反正，通縣日軍營立被包圍，雙方發生激戰，日兵
被殺三百餘人。午後，日軍飛機三十架飛來助戰，轟炸數
小時，保安隊漸不支而退。三十日日援軍抵通，保安隊即

散至各處，有一大部份擬入北平西直門，但警察阻其入城，閉門不納。殷逆汝耕被保安隊於反正時擄去，至今下落不明。三十一日，日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任池宗墨繼任偽職。三天津的陷落，北平陷落以後，天津形勢也就緊張起來。七月二十九日，戰爭爆發，雙方以大炮互轟，戰事甚烈，是日深夜，日援軍開到，分三路向我軍進攻，我軍澈夜應戰。三十日晨六時，我軍大部向靜海方面撤退，日軍即先後進佔天津市區，任意虐殺，死亡枕藉。日機更四出擲彈，轟炸南開大學，市政府等文化及政治機關，全市繁盛地點，亦盡成焦土。慘酷情形，為空前所未有。日軍佔領天津以後，四出放火。三十日日方派騎兵百餘人，汽車數輛，滿載煤油，赴南開大學尚未炸毀的地方放火，該校四十年來之物質建設，全被炸燬焚燬，同時又有日機四架，飛南開中學投燃燒彈，該校全部房屋，亦成一片瓦礫場。此外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等校，亦遭日機轟炸，全部建築無一倖存。天津市屬鳳林村受日軍大炮轟炸，全村房舍，盡成灰燼。該村原為平民居住區域，其事先未及逃出者，有數萬人，事後沿海岸逃避，欲渡河至英租界，被拒不納，投奔無處，在大雨傾盆中徘徊河岸，為狀至慘！三十

一日日兵續在河北黃緯路縱火，民房商號多被焚燬。難民數萬人，奔向租界避難，暫居謙信洋行舊址東天仙戲院暨各室房舍，但終日斷糧，哭聲震天，狀形慘酷！據難民談：日軍於三十日晚在河北到慮縱火，繼以機關鎗掃射，致逃避時，全家骨肉，鮮有不東離西散者，真可謂極盡人間之慘痛！津市被日軍佔領後，張自忠即電市府參事邊守靖，令暫代市長職務。邊於三十一日在進德社非正式担任市長職務，並內定沈迪家、聶湘溪、盧南生等分任局長。同時所謂津治安維持者亦於八月一日成立。委員為高凌霨、王竹林、王曉巖、沈儂午、方聞雨等都係由日軍憲兵隊於是日晨派員分別乘車往接，即午在國民飯店開會成立，高任主席。二日該偽組織開始辦公，開會決議（一）向銀行界借款十萬元救濟難民，（二）接洽恢復交通，（三）以劉玉書、張志激、孫潤宇、沈儂午分任警察、財政、總務、社會四局長，同日全市各馬路均有黑灰白臂警察出現，但日軍並未撤退。四 蔣的表示 平津陷落後，羣憤激。蔣委員長特於七月二十九日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負責談話，首言平津陷落的責任問題謂：「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身為全國軍事最高

兼官，兼負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身負之！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為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得認為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為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祇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至中央今後的對日方針，蔣氏亦有所說明，謂：「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余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為我最後關頭之限界，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余言我不求戰，祇求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為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實為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必存與國

抗戰血痕

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必能一致奮鬥到底。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為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也。」五華北的現狀 跟着平津的失陷，長辛店，宛平，蘆溝橋等處也先後為敵軍所佔，七月二十八日午後，長辛店我軍鐵甲車由東向蘆溝橋沙崗之敵進攻，甚為得手，夜間敵機二架轟炸，飛長辛店，形勢遂逆轉，二十九日晨，情況更劣，敵機低飛宛平縣城轟炸，並以十四架飛炸長辛店，共投重彈五十餘枚，車站與市街，蕩然無存，同時日軍轟炸機四架，更由長辛店南飛，追炸我軍，我軍不支，全線陣地變更，長辛，宛平，蘆溝橋等處遂相繼淪陷。

此外大沽一帶，亦於八月一日淪入敵手，七月三十日，日機飛保定西關車站，投彈十餘枚，並以機關鎗向西關大街掃射，我方損失甚鉅，八月一日，德州，平原等處有日機前往投彈，濟南，保定，石家莊，洛陽，鄭州，徐州等處有日機前往偵察，二日上午八時，有日機七架飛南口轟炸二十分鐘，傷兵二名，半小時後，又有日機十架，前

性轟炸，人民傷亡甚多，是日，又有日騎兵數百人，向我駐軍投彈，我軍沉着應戰，敵未得逞，南口為平綏路南端第一門戶，形勢險要，敵方必以重大兵力壓迫，聞我軍已早有準備，防務鞏固云云

日本的態度

關於華北事變，日本外相廣田曾在議會發表演說，謂：「確保東亞安定勢力之地位，供獻於真正世界和平之樹立，乃為日本帝國之國是，今已毋待贅言，維當其實行之際，首應考慮日滿華蘇間之關係，此為余所確信者。綜觀最近中國之情勢，以統一國內輿論，鼓勵國家意識為手段，而以日本帝國為目標，提倡所謂抗日精神，甚至成為運動，具有組織強化而利用之。基於上項情形，於是不詳事態層見疊出，帝國政府認為至堪遺憾。帝國政府曾於成都事件勃發之際，即欲糾正在日華國交上根本障礙之中國對日態度，關於改善國交與該政府之誠意等等具體問題，求其有所表示，但不幸而該項交涉，因遭華方反對，不得已為之停頓，其後日華兩國關係，直言之，決難認為滿足，東亞之日本帝國，其根本方針在乎日滿華三國間之融和與鞏固，以阻止赤化勢力之東漸，俾便實現東亞之安定，

自毋待重申前言，故帝國政府切盼華方對此根本方針及早得到充分理解與認識，但事實上華方非但缺乏上項理解與認識，且近來「抗日」精神，變本加厲，甚至七月七日夜間，忽有蘆溝橋事件之爆發，要不外乎前因之結果。帝國政府於此次事件之態度，曾於本月十一日業經聲明在案，當以現地解決與不擴大事端為方針，企圖和平解決，同時並盡力希望南京方面設法善處，迅速收拾時局，此余所以極望華方及早反省，切實履行本月十一日晚雙方妥約就地解決之條件，帝國政府此項態度，已令駐外使臣詳細轉達各國政府，當承充分諒解，惟以南京政府之態度若何，則對於中國，一般民衆之反響，未許樂觀，或不無激發不詳事件之危險，故屢向華方中央及地方當局對於取締排日行為及保護日僑促其注意，以應付事態之推移，而策萬全。總之，此次事變，其解決關鍵，完全繫於華方之行動若何，余則期待華方容納我方希望，迅速結束時局，處以適宜有效之措置」，由此可見日方竟把中國求生存存的自衛，曲解為抗日而以中國的抗日為他們侵略的藉口！不但如此，八月二日日本又舉行緊急閣議，決追加華北事件費四萬萬元，其財源的一部，將以增加所得稅，臨時所得稅，和特

取消費稅撥充。

歐美各國的觀感

正在倫敦進行的英日談話，早因華北戰爭的爆發而停頓了。最近一週內，隨着事態的演變，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於七月二十六日訪英外相艾登，說明華北局勢後，艾登即訓令代辦，向日政府提出迫切要求，深望日本即停止侵華行動，二十九日艾登接見中美大使，討論華北問題，英美兩國政治家對中日衝突，必須迅速終止一層，雖意見一致，但同時深信日本對任何調解，均表示拒絕，而美國反對由各國聯合行動一層，亦維持不變，故欲進行任何調解，均非易事。

然美國對於中日糾紛，深為關心，據關係方面接美國來電，美國政界人士，現多主張該國中立法案，不應適用於中日戰爭，因日本為侵略國，中國為被侵略國，如不認清此點，驟施中立，不啻助長侵略，故目下已在隱隱修改該法的運動，美總統羅斯福於七月三十日向報界發表談話謂「遠東局勢令人不安，本人對局勢演變情形，當在今後

數日中密切注意」。國務卿赫爾亦稱美國現在與各國「交換遠東時局消息，但對集體行動並未考慮。總之，國對遠東事件，目前仍取超然態度云。

蘇聯報紙論日本此次暴行，是在以反共掩飾侵略，理報謂：「日本軍閥以為華北為第二僑滿，此為適宜的時機，世人皆知日人的侵略方法，首先自造『事件』，繼派兵鎮壓，最後屠殺平民，佔領鄰邦土地。華北事件展開，更使全世界深知日人所謂『反共運動』，實際全係侵略鄰邦領土」。該報繼論廣田關於中日糾紛的演說稱：「廣田先生未嘗不知中國人民決不延頸受日帝國主義的宰割，但仍顯示鎮靜，俟能完全確定在華利益有關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將坐視侵略，不加問問後，乃大放厥辭，廣田的演說證明日本政策毫無變更，仍照軍閥命令行事」。結論謂：「日內閣在特別議會發表的演說，證明該國外交政策自「一九一八」以來，毫未變更。佐藤充任外相的短期中，西歐政客曾以為日政策已趨緩和，實屬錯誤」。

九一八後日本在東北的兵力

(甲)直轄部隊——旅順要塞司令部在旅順市旅順重砲大隊在旅順市關東陸軍倉庫在大連市

(乙)鐵路守備隊

- 一、第一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公主嶺轄六大隊
 - 二、第二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吉林省轄六大隊
 - 三、第三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牡丹江轄四大隊
 - 四、第四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龍北轄六大隊
 - 五、第五獨立守備隊司令部設承德轄六大隊
- 計鐵路守備隊共二十八隊官兵約二萬五千二百餘人

(丙)駐節師團

- 一、第一師團司令部設齊齊哈爾
- 二、第三師團之騎兵第四旅團司令部設海拉爾
- 三、第九師團司令部設哈爾濱
- 四、第八師團第三旅團司令部設佳木斯
- 五、第十二師團司令部設牡丹江
- 六、近衛師團之騎兵第一旅團司令部設海拉爾

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國內價目 (郵費在內)
預定半年	六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八角
零售每冊大洋二角五分		
外埠函購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國外郵費另加
		香港
		國外
		六角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百元	五十元
超等	底封面之裏面及 表封面之裏面	九十元	四十五元
優等	另頁	八十元	
上等	目錄前後	七十元	三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六十元	三十元
	正文中		十五元
			十四元五角
			二十五元
			廿三元五角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連登多期價格從廉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畫刻圖工價另議本社備有詳細廣告刊例函索即寄

邊事研究

第六卷 第三期

(定價大洋貳角五分)

南京百子亭四十四號

電話三三二九八號

邊事研究月刊編輯部

南京太平路

電話：二三六三八

地址：東王府園六九號

南京中央書館

電話：五一〇八五

南京同文印刷所

上海：生活書店

廣州：大公報代辦處

北平：上海雜誌公司

南京：新文書局

漢口：現代書局

成都：現代書局

天津：天津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濟南：新生命書局

長沙：長沙金成圖書文具公司

長江：長江書局

昆明：雲南文化書局

重慶：重慶文化書局

開封：開封書局

梧州：梧州書局

汕頭：汕頭書局

代訂代售處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刊徵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關於邊地之政治、經濟、法制、軍事、文化、宗教、社會等情形之文章及國際國內之一切稿件
- 二、來稿以三千字以上八千字以下為適宜
- 三、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四、譯稿請附寄原文或開明原書出版年月及地址
- 五、來稿本刊有修改增刪權如不願修改增刪者請先聲明
- 六、稿末請註明姓名及最近通信地址筆名得由投稿者自定
- 七、來稿一經刊登酌致薄酬如次
 - 甲 每千字酬洋二元至五元（特稿另議）
 - 乙 每篇文酬洋若干元或酬本刊若干期
 - 丙 稿費一月後結算照付但同時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並本刊有絕對審核致酬之權
- 八、來稿一經刊登著作權即屬於本刊如欲保留著作權者請於稿末預先聲明凡未經申明保留著作權者無論任何理由皆不能轉載
- 九、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倘長篇及專著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費當可照辦
- 十、來稿請寄南京百子亭四十號邊事研究月刊收